

人文同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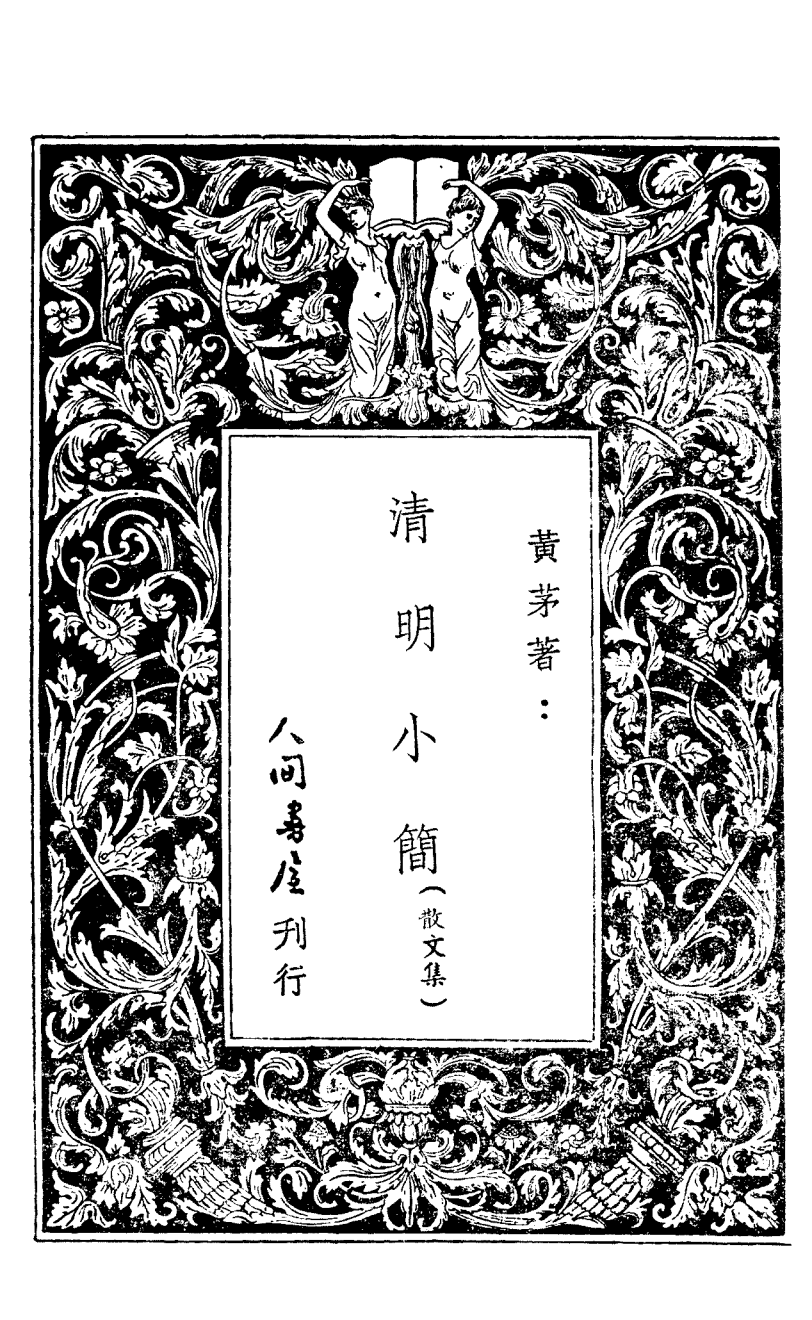
清 明 小 同

黃 茅 著

人文同聚

刊 行





黃茅著：

清
明
小
簡

(散文集)

人間書屋 刊行

人問文藝

清明小簡

著者：黃

茅

出版者：人問書屋

依利近街六十四號

總經售：生 活 書 店

大道中五十四號二樓

印刷者：香港印刷工業合作社

銅鑼灣威非路街三十二號

基本定價：港幣 二 元

中華民國卅七年九月初版

· 版權有 ·

目錄

第一輯

秋夜書

馬拉之死

生命的火焰

春日隨筆（二則）

受難者的安慰

斷章

第二輯

歲暮書簡

清明小簡（三則）

淚淚的悼念

第三輯

鴨寮

望江樓上

古屋

改嫁

旅店

魂歸

風雨夜

蘇伏的葬儀

更伏

第四輯

蜀道

涪水小拾

釣魚城下

小城年景

遂州雜記（三則）

秋夜書

今天晚上不斷地落着濃密的雨絲，窗外一片沉寂，偶然聽到一個無傘的人急速地走過的脚步聲，使這秋夜增加一點落寞之感。面前放着的是一冊一九四七年版的GALGULIN，伴着風聲雨絲，讀進我底思想裏的是這個潦倒終生，晚年窮病交迫，靠吃水菓過活，死在孤島上的一個天才。

一九〇三年五月八日，在南洋群島一個孤島一座土人的木屋裏，消瘦的戈庚躺在床上，周圍是他在這孤島上產生的輝煌的油畫和素描，他以留戀的眼光凝視着這些十年如一日不懈追求着的，可是却得不到知音者的藝術品，帶着無限悲忿離開人間。

如同很多其他畢生潦倒的文學藝術家死後才被人賞識一樣，戈庚也是享身後之名的一個，他寂寞地生，寂寞地創作，寂寞地死去，離開人世以後，人們才重視他的作品，被公認是後期印象主義一個極重要的大師。

戈庚憎惡巴黎那煩囂的城市，憤世嫉俗，他的天才不被人了解，他長期過着借債生活，無論在物質和精神，他都是一個被折磨和被虐待的對象。在那些慘淡的日子，他的心靈是孤獨的，曾經割了自己的耳朵的瘋畫家梵高是他的知己，當他們寄居在布里坦尼的時候，雖則梵高發起瘋來要用剃刀去殺死他，但這爭執是爲了創作上的若干問題，就是到了現在，我們在他們的作品上還可以很清楚地指出他們共通之處；而事實上他們在巴黎的歲月，心靈所遭遇到的也不無相同之處。梵高是更可悲了，他到了神經病院，而戈庚則瞞着債主們逃到南洋的塔希堤島去尋求解脫。

在塔希堤，戈庚逃脫了世俗的纏繞，心靈如同得到解放，而他之所以成爲後期印象主義主要作家的作品，可以說是塔希堤產生的，我們便可以了解到這充滿了原始趣味的荒島，給予他的創作靈感是多麼豐富了。現在我們翻着戈庚這一個時期的任何一幅油畫，塔希堤島的風土馬上就出現在我們的面前，熱帶的色彩在戈庚的內心燃燒，然而像火焰一樣的色彩經過戈庚的畫筆變爲更調和的以古銅色爲主調了，他底生命的火焰是潛伏着的。

然而使世人感到同樣悲哀的是他的終局。他雖則在心靈上找到了寄托，創作找到了出路，但依

舊不能逃避晚年身心上的痛苦。他的踝骨被一羣水手打傷了，十分嚴重地腫起來，窮困依然追隨着他，他只好靠芒菓一類熱帶菓子過活，失望籠罩着他，這時他想到了死可以永遠解脫，永遠離開這紛擾的人世，於是偷入山中吃砒霜企圖結束自己的生命。然而命運偏要讓他死在病床上，連自殺也不能如願。

四十多年以後的現在，沒有一個文人藝術家因為戈庚所受到的痛苦而表示驚異，因為他們在這人世間所受到的冷漠和生活上的痛苦還要多，戈庚的潦倒又算得什麼呢，反而他們依然羨慕戈庚在塔希堤島的生活，而這也就說明了藝術家想找尋解脫是多麼的可悲。在中國做藝家是頂困難的——事實上難得找到一個純粹的藝術家，他們的作品不被重視，工作不被同情，得不到鼓勵，生活失去保障，精神被約束。當他們的周圍都是暗影的時候，却發現了一個事實，在這樣的年代尋求自我解脫是軟弱與消極的具體說明，他們知道應該和誰站在一起，追求戈庚的舊路只是把自己孤立在荒島，把自己的靈魂凍結了。

由戈庚的遭遇，不知怎的使我想起了寒尚，聯想起他的主要原因是他生前被垂薦為叛逆者，法

蘭西美術會連一個會員的資格也不批准給他，而死後却被譽為現代繪畫之父，他的畫成爲最值錢的寶物，從塞尙開始，開始變革了繪畫的傳統而建立現代繪畫。塞尙比戈庚誕生得要早，比戈庚命長，晚年，他失意回到故鄉，仍然孜孜不倦而又固執地保守着他的見解去創作，一九〇七年秋天，他措了畫箱到山上去寫生，一場雨打濕了，他染了感冒，後來轉爲傷寒，幾天工夫便奪去了他的生命。

有一本塞尙的傳記一開頭就這樣寫着：「一九〇六年保羅塞尙死去的時候還只有少數的畫家知道……現在許多批評家，不單將他視作當時最前進的畫家，他也是古往今來最偉大的畫家裏的一個」。這句話是極有興味的，然而他被埋沒得那麼久，被發現得那麼遲實在天大的不公平。

塞尙所異於別的藝術家的地方是窮困不曾侵襲過他，他是一個銀行家的兒子，但塞尙却是極端孤獨而苦悶的。他的孤獨是他終日沉迷於自己的藝術世界裏避免和外界接觸，避免捲入人世的紛爭，友誼是一種羈絆，他這樣說，朋友可以把他從事藝術的心分散，甚至靈感來的時候被沖淡，就是和他好朋友左拉的友誼後來也在單方面存在了，他是聽了左拉的勸告到巴黎去的，但他對於巴

黎並沒有好感，尤其是藝術家在咖啡店裏消磨時間是一種負累，後來他又回故鄉去了。塞尙的整個生命可以說是死在故鄉亞斯度過的，那地方的風土人情加上他的畫布油彩便是他的全個天地，他寂寞地在自己的世界裏不斷地發掘一點不可知的東西，這樣的人是沒有理由不孤獨的。他的苦悶是因為他沒有知音者，國民美術會不同意給他一個「美術教師」的資格，「沙龍」在學院派的控制之下，他們和「新派」是死對頭，因而他的畫便不能在「沙龍」裏露面。保守的批評家視他的工作為破壞傳統的瘋子，一個孤獨的人遭遇到這許多冷漠，他能不長時間陷在苦悶中麼。晚年，他在極度苦悶中不斷埋頭工作，而周圍是冷淡的眼睛，他對人說：「我是現存中最大的畫家」，這話顯示了他在無聲地追求的創作原理和嘗試是正確的。終於，塞尙留下了數十年心血堆成的油畫在故鄉去世。臨終，他悲傷地說：「我做不完的工作誰替我做呢？也許我是新藝術的萌芽啊」。他的話好像是對自己的一個預感，他死了以後，一個新的藝術運動——不，一個叛逆的思想起來了，馬蒂斯和碧卡索之有今天，就是受了這個孤獨的人的啓示。

夜深了，意外的雨還沒有停，我感到有深深的冷意，繃想起這些生前被人冷落身後被人讚美的

人，當日的辛勞到底沒有落空，而眼前的景象蕭瑟又怎能不使人想起人生要度過這一連串的戰鬥是多麼艱苦。這樣寂寞的秋夜能給予我們一點感動，我記起塞尙那句「用創造去代替自然的再現」的話，對了，這些巨匠創造了屬於他們自己的自然，創造了他們的生命，人生是短促的，而他們追求的却能永遠存在。

州六年，十一月、十三日。

馬拉之死

夜深沉了，推開窗子，一陣風吹起院子裏的落葉，嚴冬正叩着這島國的大門，一個秋天又將完結了。不知多少個寒暑，我總愛在這樣的一個窗前寂寞地度過一個無聊的午夜，這些時候常伴着我底思想一起行進的是牆壁上釘着的畫片和桌子旁邊的一堆故紙，它們隨時可以引起我一些回憶和讓我的思想分擔一點那些在歷史上寫下了自己的生涯的人底痛苦，這些人是爲了一個願望而揩十字架的，他們的一生就是一齣悲劇，如同他們在大多數人的心靈上存在一樣，一想起他們，我便有了無限的尊崇和感動。

今夜，我在故紙堆中讀到了柏林斯基的信札，他說：『我開始按馬拉的態度愛人類。只要能享受那種愛的一小點點，我情願用火與劍毀去其他的一切……我懂得馬拉對自由的狂愛，懂得馬拉對於逃避人類愛者的仇恨』。眼前，牆壁上釘着的正是大衛的「馬拉之死」的複製品，於是一種不能

遏止的東西鑽進我的思想，使我又一次地想起這查可賓的一員，這法蘭西自由的保衛者。

若望·保爾·馬拉，以一個科學家而轉移到政治活動，他熱愛着自由，他成爲法蘭西人民所愛戴的忠實友人，貴族憎恨的對象。一七九三年，他因爲皮膚病必須躺在浴缸裏工作，七月十三日——這個不祥的日子，一個二十五歲的女子夏綠蒂·高黛到訪，他在浴室裏接見她，一把保皇黨的首自她的手刺進馬拉的心房，浴缸裏的水通紅，這革命的殉道者咽下了最後的一口氣。其時古典主義大師也是查可賓之一員的大衛畫完了因贊成路易十六上斷頭台而遭暗殺的勒貝勒地爾的名作「勒貝勒地爾在死床上」以後才四個月，國會在馬拉被暗殺後的第二天對大衛說：另外一個先烈——馬拉在等待着他的畫，大衛答應了。爲了真實，他要求把馬拉的屍體依舊放在浴缸裏好像他臨終時的情形讓他畫，馬拉細着頭巾倒在浴缸上，胸前橫過浴缸放着一塊工作用的木板，一隻手拿着一張文件，另一隻手握着的羽筆垂在缸外，傷口在胸前，血流在水上，缸邊和地面，地上還放着高黛遺下的染血的匕首。這就是那曾經使後人帶着無限沉痛虔誠地去欣賞的「馬拉之死」，一個畫家創造的一個不朽的生命。

很久以來，我們贊美大衛全部生涯的前半部——作爲查可賓和國會議員時代的大衛，當「馬拉之死」在國會的獻畫典禮上，他激動地說：「諸位，民衆又在呼喚他們的朋友，揚起他的喊聲，他們獎勵他們的藝術，他們希望再見到他們忠實友人的容顏，他們喊着：『大衛，掘起你的畫筆，爲我們的友人——爲馬拉復仇！他的仇敵見了他被毀的遺容仍要面無人色，這個他們無法來改變，祇好懦怯地加以暗殺』。我聆受民衆的呼聲，我遵從了他們。諸位，在我們的暴君還在的時候，在錯誤還引導我們的意見走上歧途的時候，公衆的意見使得米拉波進了國葬院。今天，民衆的貞德和毅力已經摧毀魔力，真理已經露面……讓罪惡和欺詐從國葬院逃亡吧，民衆將向其中召喚那些從不曾背叛過他們的人」（據葉著「殉道者的血」···）。羣衆報以熱烈的歡呼和鼓掌，馬拉被送進國葬院，大衛的聲音正是他底藝術良心的告白。

翻開大衛的自畫像，那長長而捲曲的頭髮，那大大的眼睛和眉宇間的一抹憂鬱，這是一個蘊藏着豐富滿的智慧的人，他的思想支配着十八世紀後半到十九世紀初的法蘭西藝術，他的創作使古典主義在歷史上發光，而他之所以爲我們讚美的更重要的原因，却是因爲他在畫面上表現了先驅者最有

意義的悲劇。在他全部的生涯後半，搖身一變爲拿破崙的美術總監，成爲獨裁者的首席畫家以後，他在畫面上曾經追求過的古代共和羅馬和革命殉道者的題材消失了，大衛便自己結束了他前半部光榮史，雖則後來他也得到過榮譽，但那是拿破崙賜給他的，而不是如從前那樣出自民衆中間了。

「馬拉之死」在議會的牆壁上很隆重地掛着，馬拉的血鮮明地灌溉着法蘭西的子孫們。但是歷史竟像波浪一樣在翻復，不久保皇黨又起來了，馬拉的骨頭從國葬院掘出被擲到公共墳場，「馬拉之死」遭遇到惡劣的命運，被大衛的家屬偷偷地運到國外去匿藏起來。然而好景不常，拿破崙的政權又告傾覆。大衛逃亡到比利時去，一八二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他就死在那裏。大衛的生命是完結了，他的遺作却被當作無價之寶陳列在美術館，歷史是最公平的，後人的毀譽也決不偏袒，沒有人——或者說很少人對於他的美術總監時代表示讚頌，同樣，沒有人對他畫「勒貝勒地爾在死床上」和「馬拉之死」時代不感動的。

十一月、廿六日。

生命的火燄

——我覺得死比生容易。死雖然痛苦，但活着比死更痛苦。

每次看到梵高的名畫「向日葵」，我使不由的想起梵高的父親這最後的遺言。梵高悲傷地看着那曾經是一個牧師的父親咽了最後一口氣，便和他的弟弟到巴黎去，全力在油彩和畫布上追求他思想中的世界。這牧師的遺言正說明了梵高悲慘的一生——這個可憐的人只活了三十七歲，他是痛苦地活着的，生對於他是一種沉重的負累，然而他却帶着深重的悲憤去迎接精神和肉體上的煎熬。筆觸和色彩是唯一可以使他解脫的方法，現在我們讀着他那些強烈的彩色和躍動的筆觸，便可以了解到畫面上的事物是曾經如何深刻地絞着這個畢生陷在痛苦中的靈魂。

「向日葵」那火一樣熱的色調正是梵高心靈的告白，從來沒有一個畫家有一顆如此熱得像烈火焚燒的心，像一個在火簇中舞蹈的狂人一樣。沒有人能了解他，甚至還厭惡他，他只好單獨逃到地

中海灣的阿爾去追求熱烈的太陽。人世間沒有甚麼值得他留戀——除了貧民窟裏的無告者，可以寄托他心靈的就是火紅的日光下的世界。他在原野工作着，烈火一樣的陽光薰焦了他的頭髮，而且脫落了。這個人就是如此沉醉於陽光。他留給後人的全部作品，不啻就是被火燄燃燒着的生命貫通着的。然而他的創作沒有知音者，太陽不能充飢，他有一次在四天之內只吃了幾片麵包和幾杯咖啡，長久的埋頭工作，身心積下了過多的疲勞，但是像火燄般的生命戰勝了這一切。

這個生命像一團火燄般被過度地燃燒着，梵高的精神狀態走入了一個瘋狂的境界。沒有比一個人活着失去人性更可悲的了，但歷史上偏有不少天才因為過度思考而失去常態，這是天才的悲劇。讀梵高的若干人物畫像，那炫目而強烈的色彩和像爬虫般在蠕動的筆觸就像在剖示一個人的精精狀態，像在分解一個人痛苦的內心，而他所能理解與表現的和我們是有着一個距離的，他所了解的不等於我們所了解的，而這，就是這個不平常的人通過他的思想所看到的一個狂亂的世界，現在我們浸浴的梵高的遺作當中，好像他把我們的思想帶到他的世界裏去了，而最使我們心寒的，是他畫貧民窟的生活和若干以精神病院為題材的油畫。他到過貧民窟去，當他一度當傳教師的時候對於貧苦無

告者的同情和幫助常超出了一般傳教師所能做到的，也以自己的同情畫出了他們的憂愁和貧困。在畫精神病院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知道梵高是十分了解那些不幸者的，因為他就是一個可憐的瘋子。一直到今天，人們一談起梵高莫不知道他那一件使人搖頭太息的故事：一八八八年聖誕節之夜，像惡魔鑽進梵高的神經，他的精神狂亂了，舞着一柄閃光的剃刀，他割下了自己的一隻耳朵。是夜，他把那隻血淋淋的耳朵包扎好作為聖誕禮物送給一個婦人，「謝謝你」，那婦人說，但隨即她被嚇得昏倒了。從來沒有一個讀歷史的人讀到這裏對這樣的一個瘋狂的人表示可笑，我們只能有一點悲涼之感，想想這人世間的天才者和思考過多的人發瘋是毫不稀奇的事，對於梵高割去自己的耳朵，除了哭泣以外還有什麼可說呢。

雖則梵高如同所有神經病患者一樣遭受着冷酷譏嘲和毆打，不被了解他積鬱在內心的痛苦而致神經失常，在梵高自己，却是在內心的矛盾和情緒的苦悶發展到極峯的時候進入一個非正常的世界。這世界使他忘記了身受的痛苦，有人說這就是解脫。但命運安排一個狂人也有清醒的時候，像吃醉了酒的人醒來一樣，梵高不只一次從瘋狂狀態中回復到正常，回憶在他的思想裏活動，不久之前

的解脫只是一剎那的麻醉，現在孤獨靜思就感到無限悲涼惆悵了，就在這種心境之下，梵高爲我們畫下了那些以神經病院爲題材的作品。在橘黃色的病院一角，在幾株忽綠色葉子被畫得捲曲了的針松樹旁邊，依舊是在猛烈的太陽光之下，那些神經病患者孤獨地在徘徊，我們不能了解他們像沒有表情的表情深處，但是梵高了解，而且是深切地了解這些窮困和受奚落而陷於狂亂的人，他們被遺棄了，他們的願望却寄托在另一個不可知的世界，在梵高畫他們這一剎那他們是那麼沉默那麼馴服，他們的心裏是那麼安靜那麼純良，他們何曾發瘋？但是你不能在這個瘋子梵高的畫上意味着給那些人以狂瘋的人間罪惡多麼深重麼？一個人難道會好好的變成瘋子麼？梵高的遭遇一樣存在於他之前和以後的人間，那麼，梵高這些畫就是叫我們了解這個人使瘋狂的世界。

狄奧圖——梵高的弟弟，他們的感情融洽成爲歷史上的美談。他儘自己的可能使梵高脫離生活的窘境專心從事創作，梵高幾次的瘋狂復發引起了他的出自內心的悲哀，憂慮和恐懼，他幾次趕到病院去服侍梵高，資助他到別處去休養，沒有人不爲那手足之情深深地感動的。他是最了解梵高的一個人，梵高可以說一生全靠他的資助而完成的，沒有狄奧圖的關切和幫助，梵高就不會在生活窘

迫與疾病侵蝕之餘去從事創作，我們今天也就不會看到他那些輝煌的遺產了。

這個精神失常的人的創作慾正如他的生命力一樣強盛，但是他的作品知音者不多，除了弟弟狄奧圖，老友戈庚，此外便只有巴黎一家美術商店老板湯基賞識。直到他死前四個月，巴黎一個美術什誌才對梵高的作品開始認識而畧表讚美，一向被擯棄在展覽會門外的梵高的作品也有一道「獨立美展」接受。然而在梵高的全部生涯上說他實在被發現得太遲了。他長期在陽光下工作，他無法恢復健康，更大的矛盾是肉體的損害障礙了他的創作，他內心感到將不能完成他的事業，——繪畫以報答他敬愛的狄奧圖，沒有一種神奇的東西可以解救日積月累集中在他心內的痛苦，於是命運之神讓他再三回味着他父親臨終時的遺言：「死比生容易。死雖然痛苦，但活着比死更痛苦。」他和他的藝術在得到的只是冷漠的人世間深深地嘗到生之痛苦，沒有一種神力可以把那一顆受傷的疲憊心靈再注入忍受痛苦的勇氣，他用一顆子彈射在大腿上，兩天以後，梵高死了，其時是一八九〇七月二十九日。世事還有更悲慘的，第二年六月，他的好弟弟狄奧圖以哥哥生命的終結悲慟過甚，追隨他到九泉下去了。就是到了現在，沒有人不想起了這一雙難兄難弟的遭遇就不住搖頭嘆息的。

了。

梵高的生命的火燄是熄滅了，然而他的藝術才開始發光，一個後期印象主義大師被普遍地尊崇

卅六年，十二月，十日。

春日隨筆

其一

有一首詩這樣寫着：

丟在路邊是塊頑石

經過你手裏變成完整

廣袤的空間凝住了

一片智慧的陽光

波事到動物園玩玩

好的休息就是好的工作

那些沉思的野獸

整個兒都是服從

怎樣從你的手裏取得

旋律，光和陰影

停止在適宜的地方

擺在我的心房，宇宙中心

不是裝飾，不必眩惑

它叫我們震驚生命的富有

從殘破污濁的日子

感知我和他的存在

——張大旗著「羅丹」：

這首詩吟咏曾經爲我們送出「思想者」那樣偉大的作品的羅丹，沒有人不沉醉於他創造的非流俗所能看到的境界，在那尊題爲「永遠的青春」的大理石塑像上，羅丹給我們指出生命的秘奧，凝視着它，我們的思想好像離開混濁的人世間如一縷輕煙似的上昇，正如羅丹自己所說的，他將埋藏在外表裏面的真實揭露出來了，於是我們被感動了，因爲我們在那些潔白而柔和的旋律當中看到生命的真實。

對着他畢生最優秀的作品之一的巴爾扎克像，在這個有一頭蓬亂的頭髮，一個創造力稀有地強的腦袋，穿了睡袍的巨人之前，便感到他給予我們一種沉重的壓力，那就是寫「人類的喜劇」那樣的大氣磅礴，拉馬丁描寫道：「他的靈魂是這般豐滿，所以負載他沉重的身軀如一無其事」，那麼這尊塑像之給予我們沉重的壓力還有賴於羅丹過人的魄力去再現出來，「羅丹賜給他的偉大也許超過作家的本來面目」，里爾克就膽敢說過這樣的話。

爲了創造巴爾扎克，他研讀了他所有的著作和有關於他的史料，讓自己的思想和他的靈魂交融着，企圖從一塊石頭上塑出一個寫出那樣龐大的作品的生命。結實的身軀和雄壯的步伐是他的外形特徵，他苦腦地追尋他底性格所在。有一個批評家說：「他的腦袋裏有五十架蒸氣機。發着震耳欲聾的淒慘的聲音，日夜不停地迴旋着」，他在午夜起來寫作，喝着濃黑的咖啡，一直寫到第二天晚上——這是罕有的創造力；在深夜的書房中，他常急速地躡方步以思索筆下的人物。羅丹在這一剎得到靈感，他瞥見了巴爾扎克的性格之所在，他窺到了一個生命的深處，於是，巴爾扎克的塑像在他的思想中誕生了。

羅丹以他的靈感滲透巴爾扎克的精神揮動了他的彫刀，歷史上少有像他那樣豪放而又準確的作風，在巴爾扎克的肌肉緊張的面孔上，羅丹如同用粗獷的筆觸有力地表現一個油畫像一樣，他像用大刀闊斧的手觸在立體上繪畫般捏出一個深刻動人的頭像，那性格化了的面龐使每一個對着它的人呼吸迫促起來；羅丹的表現力就是如此神奇的，一個巨人的生命是被再創造出來了。

和被創造的生命一樣，羅丹的藝術是永恆的。

其二

嚴冬離我們遠去，春天已經降臨人間。

我沒有詩人的彩筆描寫美麗的春天，我只有時想到春天的自然對於我們的生命是多麼可寶貴。葱綠的原野是那麼恬靜，青空，田畝，綠水，遠山，在和煦的陽光下，到處是多彩的花朶和愉快的歌唱。

清晨，晌午，日暮，月夜……你讚美大自然，它曾給我們鼓舞，像把我們從可怕的人世帶到一個超脫的境界去，我們浸浴在大自然的懷抱裏，沉醉了。

不知多少年代以來，人類被自然感動了，他們以語言，文字，聲音，彩色和線條寄托他們對於自然的讚美，發掘自然的秘奧，賦予大自然以生命。我們在風景畫的王國荷蘭看到那些田園畫，荷蘭的風景畫家最愛讚美他們的山川草木，因為他們的人民正生活在那些風景當中，他們的力量也曾經改變了那些風景，而不是把風景當作空中樓閣來欣賞的。那充滿了水蒸氣的天空，薄霧的海邊，路

邊的友加利樹，風車，田莊，農民們就是在這些美麗的田園裏泰然地抽着烟斗的。在英吉利，我想再也找不出像忒耐那樣發狂地酷愛着自然的了，在海岸的濃霧中，他的彩色和筆觸竟發現了大自然的秘密，他表現出陽光從背後透過水蒸氣與濃霧間的層次，就憑了那支彩筆，從他的心靈深處，畫出了晨曦的旭日初昇，黃昏的晚霞，晦暗的月色，半透明的薄霧，甚至風雨交加和落雪天，如果是一架照相機，它是無法發現自然底秘奧的，但忒耐從自然美完成藝術美，那是多麼富有感情的自然啊。

「到室外去一，這是印象主義的口號，他們是專心在山林，海灘，日月，星辰之間去追求心靈的寄托的，「印象。日出之前」這名作成爲歷史上一塊碑石，莫奈簡直是被大自然制服了，然而他又制服了大自然，就是日出之前這一剎那，他是捕捉得那麼牢。和莫奈那樣沉迷於日出的是柯羅，法國巴比仲派的風景畫家，他在早上三點鐘就爬起身來走到山崗上坐在樹下等待日出，如同一個虔誠的教徒一樣向自然之神膜拜，在這一瞬間，柯羅這樣寫着：「漸漸的天空明亮了，太陽還沒有掩蓋了田地，山谷和地平綫上山峯的霧撕開，那銀白色的夜霧仍然在冷清的綠草上爬着。有些地方露出

太陽的第一線光，不久又露出第二線光芒。野花好像醒轉來了，每朵都很快樂地帶了粒顫抖的露珠。葉子在清晨涼爽的微風中動蕩着，鳥兒們在葉簇中歌唱着，那是看不見的，他們的歌正如花朵的禱告一樣。在田野上，似乎飛翔着一些生翅膀的蝴蝶般的小愛神。而高的草原正在牠們的下面彎腰……」日出是誰也可以看到的，但沒有誰像柯羅看到那樣多珣爛的東西，分析得那麼精細，他是讓他的靈魂整個沐浴在日出的景象中的。

是的，自然是萬物的本源，那些生根於人間的畫家追求自然的信念是堅強的，爲了讚美自然，莫奈因爲分析太陽光與色彩的變幻而弄壞了眼睛，谷柯長期在太陽下寫生被烤焦了頭髮，塞尚在山上被雨打濕了得了傷寒而死，這些人都可以說是爲了探尋自然的秘奧而獻出自己的一生。

春天，是可讚美的，但是我們立足在這多災多難的人世間，雖然我們追隨那些表現自然秘奧的畫家的作品，但一隻黑手抱着我們留在這人烟稠密充滿哭泣的地方，把我們和美麗的大自然隔開，美麗的自然景色便好像我們思想上的一種幻覺。我們撞憬着那些在美麗的山水樹石之間真正幸福地生活着的人們，那些以彩筆去謳歌自然的大師原是可佩的，但是今天，他們所表現的境界對於我們

只是一種期待。

三十七年，五月，二日。

受難者的安慰

一

凱綏·珂勒惠支的作品是我們的一個安慰，人無分國界，只要是那些受難的人，他們就深深地感到她的畫是聲嘶力竭地為他們呼喊的。歷史上再也找不出像她那樣能感動我們，那樣震憾這世界的。

三年前冬天，在解放了的德國哈茨山的一個小鎮上，這偉大的女性走完了她的生命。無數敬佩珂勒惠支的人，若有所失地認為這是一個天大的不幸，因為他們知道自己悲慘的命運不會再有人像她那樣熱心地去為他們控訴。一個光禿的生命雖則完結了，而她的作品却永生在我們心裏，如果這世界的人仍然在受難，她畫中的人民的悲慘生活，那意義依舊存在的，她那些戰鬥的題材依舊是對

我們的一種鼓勵。

羅曼羅蘭說過：「凱綏·珂勒蕪支的作品是現代德國最偉大的詩歌，它照出窮人與平民的困苦和悲痛；她是丈夫氣慨的婦人，用了陰鬱和纖穠的同情，把這些收在她的眼中，她的慈母的腕裏了，這是做了犧牲的人民的沉默的聲音。」這沉默的聲音形成了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暗無天日的貧民窟裏，那些失去了人類與生俱來的笑容的人，在破窻子透過來的一線光輝下面，慘綠色的面孔就只能看見瞳孔中的一點閃光。沉默，水遠的沉默，這是一種使敵人感到顫慄的表情，而且從來沒有看見過這深刻的表情埋藏着這樣多的仇恨。仇恨將要採取怎樣的行爲來抵消呢？那萬人敬仰的女性的魄力是那樣雄壯，她揮動畫筆了：在陰鬱的天空下面，風暴起來了，那些失去了笑容的人底粗糙的手抱起了沉重的石塊和巨棒……

這些人自己去創造自己的命運。

一個婦人舉起了有力的手抗議道：「永遠不要再有戰爭！」如同所有曾經被戰爭蹂躪過的人一樣，她對戰爭是那麼堅決地表示憎恨。她的十八歲的兒子在第一次大戰時被騙入伍犧牲了，永遠埋葬在比利時。在他的墓碑上，她嵌了她有名的石刻畫「父母」在上面作爲一個沉默的抗議：在強烈的黑白對照中，年老無告的父母跪在那裏悲傷地擁抱着，母親投在父親懷裏，父親一隻粗糙的手絕望地掩蓋着面部，他們哀悼被戰爭奪去了的兒子。在她有名的「戰場」中，沒有人不爲那陰森的氣氛感到重壓，沒有人不爲那可怕的情景感到顫慄，戰爭沉寂下來了，黑夜，一片荒涼陰慘，遍地是戰死者的屍體，黑暗中一盞風雨燈正照着一隻粗大的手和一個屍體的下顎，一個婦人俯下頭來正要撫摩那無辜的犧牲者，對於她的兒子，她是發現了那麼沉痛的哀傷和一種無聲而却是有力的反抗，她的感情是屬於大家的，她流露了所有善良的人對於戰爭的憎惡。

但戰爭還是追隨着她。代表着戰爭的希特勒把她放逐，把她在德意共和國時代得到的最高榮譽和權益剝削了。以後，她雖則帶着疲倦的身軀准許回到德國鄉下去，但已經沒有發表任何作品的權利了，因爲法西斯蒂不能容忍一個「貧民窟的藝術家」發表她同情人民的心聲。這段蟄居生活痛苦

地絞着這個偉大的靈魂，她沉默地聽着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砲聲在周圍响着，她曾經流淚同情過的萬千人民又重演着她兒子的悲劇，「永遠不要再有戰爭」！她的心如此呼喊著，但法西斯的刺刀就在頭上，她痛苦地沉默了，雖則廣大的人民沒有忘記她。

她忍受着充滿周圍的不人道的暴行等待着——她自己說的「那好日子，這願望終於達到了，她親眼看到納粹政權的瓦解然後離開人間的，其時是七十八歲。」

三

在這個偉大的女性的晚年，另一個主題在支配着她的思想，那就是死亡。根據她自己的解釋是年紀老了，他的感情轉移到母愛和婦孺的悲慘生活。在那使人見而心寒的「德國的小孩子們餓着」，「麵包」和「失業」這幾幅畫上面，她描寫被損害的人們慘淡的命運，她看到了死神的影子，於是她更具體地把它們畫了出來。

在一個狹小而幽黯的房間裏，沉重的絕望氣氛使人窒息，男子頹喪無望的背影靠着一根支柱，

過度疲勞的女人靠着壁板沉沉地睡去了。孩子凝視着桌子上微弱的燭光，一隻骷髏頭貪婪地望着她，緊抓着她的手，死神已經降臨了。她有十幅以上的作品讓我們看到死神在受難者的背後竊笑，在不幸者的面前招手，她以一些沉重的線條和強烈的陰影烘托出死亡向無告的人們侵襲，也畫出了生者和死神角鬥。

四

從來沒有一個畫家像她那樣深刻地描畫了人類雙手的性格。正如人們把她的作品作為一種鼓勵一樣，每次翻讀，我們的感動是依舊存在的。

又是在搖擺不定的桐油燈下，我看到那些受難者的形象所顯示的，我走進一個像森林一樣衆多的手裏面，這些手是異常粗糙的露出了青筋，巨大的，而且到處印上了忍受着無限苦楚的傷痕，它們垂下來太息，它們憤怒地揚起來……在這個手的林子裏面使人感到恐懼，我了解這些手的力量——這些粗糙的飽受痛苦的手創造了一切。

「生者之對於不幸者」，他伸出那粗黑的手默默地按在死者的心胸上，這隻手不知多少年來都在忍受着痛苦和忿恨，可是這一刻是那麼馴服，他給予不幸者同情，但他了解各人的命運是相同的。一個磨鎌刀的女人，她讓我們看到的除了那雙疲倦的眼睛以外，就是一隻粗大的手，疲勞和不幸長期侵蝕着它，筋節暴露着，皮膚上被劃破的疤痕交錯着。

無數的臂膀揮動着，捏着鐵拳，動着憤怒的手指，它們狂暴地結合在一起，像一陣狂風，推倒那些爲他們帶來不幸的人……

她歌頌人類偉大的手。手的密林在創造人類新的世紀，手的密林就是人類的希望。

斷章

一

那城市使人窒息。人世間恐怕再也找不到一個這樣多塵埃的城市可以和它比擬的，它像一個其大無比的烟囱，吞沒着一百五十萬人口，他們呼吸的是灰塵和煤烟。

有一天，我終於逃出多這大烟囱，在一個江邊的小鄉場停留下來。這鄉場只有五十多戶人家，黃桷樹和竹林圍繞着這幾十幢房子，長久沒有遇到過了，這裏有這樣迷人的綠色和這樣濃烈的泥土氣息。

每天黃昏，我躺在江邊的黃桷樹下矚目遠眺，對岸的竹林上殘留着黃昏最後的一抹斜陽，碧青的江水閃着片片金光，繚繞唱着山歌拖了木船逆水而上，天上只有這一刻能看到像被火燄薰紅了的

雲霞在滾動……

印象派的畫家早就發現了這秘密，他們衝出狹窄的斗室到野外去捕捉大自然在陽光下的瞬息萬變，我現在才知道葉子不單純是綠色，天空不全是青色……

雲霞很快就暗淡了。暮色蒼茫，家家戶戶上燈了。

二

我又一次沉醉在那些簡直近乎神奇的聲音，就憑了那些器樂的鳴奏，它把我引渡到一個荒涼的可是異常美麗的世界，我彷彿聽到風砂飛舞，彷彿聽到遠遠有駝鈴的響聲，它喚起我們對於一個民族親切的感情。這聲音的創造者是如此酷愛那些風土，如此迷醉於那恬靜，柔美的原始情調。

千萬人爲這聲音所感動，因爲他們也猶如創造這聲音的人一樣，用雪萊的話說，那就是：他的聲音就是一種愛，是他們對於這個民族的深厚的愛情。

蕭邦，那個被目爲「神秘的生命」的，曾經以他的聲音傳達出在和煦的陽光下寧靜的波蘭農村

，山崗，流水，野花，森林，耕牛，駿馬，鷄犬，幸福的人和幸福的日子……其時是一八三〇年，波蘭淪亡了，但是一種深沉的愛喚起了他心靈的聲音來謳歌那美麗的土地，「波蘭沒有滅亡」，這是他不自覺地流露出來的話，也就這聲音在那些聆聽者心上所存的意義。

那聲音叫我們別忘記了那荒涼的，可是異常美麗的世界。

三

也正是一個這樣悶熱的夏夜，在長崗坡下一間木屋裏，在一盞桐油燈下，我的思想追隨着一頁一頁揭下去的表現在藝術上的歷史。一八一二年，拿破崙的大軍指向莫斯科，守軍縱火焚燒，莫斯科滿天通紅。那是一個何等動人心魄的大場面。斗室裏的燈火搖曳着，燈影投射在牆壁上，彷彿感到那就是焚燒莫斯科的火焰，感到那慘烈的呼喊聲和混亂的人潮……

而且那像火焰一樣的影子好像爲我們帶了一種聲音，我隱約聽到了「神祐人民」的旋律伴着馬賽曲和哥薩克的民謠，此起彼伏，聲音是那麼急速而狂亂地進行着，如同一場使人心驚胆裂的狂風

暴雨，最後，我又彷彿聽到教堂的鐘聲長鳴，湧出俄羅斯國歌……

這就是一八一二序曲。

當這聲音在我的回憶中終結，我隨即揹負着一種沉重的壓力，好像支付了過多的勞力似的感到疲倦，我想着，這多麼像神的聲音，但這又不是神的聲音。

一陣風吹熄了油燈。斗室裏復歸於黑暗，火焰沒有了，狂亂的聲音收斂了，靜夜裏，只有屋旁草叢裏的幾隻草虫在鳴奏。

四

前天山下的小孩子打鑼打鼓舞過黃荆龍，今天竟落起雨來了。這樣的大熱天，田裏早就需要雨水的，鄉下人老早就向善薩祈求過，也許是湊巧吧，這雨水他們却深信是神靈保佑了。「禾都快焦了，要是老天爺還不打救，這一造就沒得希望了」。鄉下人都這樣說，心裏的焦急，猶如那首民謠所唱的：「農夫心內如湯煮，公子王孫把扇搖」，現在他們到底望見雨水落在已經起了龜裂的禾田

上了。

雨水一來，鄉下人就忙了起來。在長崗坡上，我站在屋簷下眺望，對面是一片遼闊的禾田，一直給一列遠山截斷了爲止。原是青色的遠山，在雨水中顯得有點迷濛，只能隱約看見一堆竹林和幾間泥巴房子。鄉下人穿了蓑衣在田間開導水源，牧童趕着耕牛在長久不曾看到的雨水中沐浴，像李塘的雨放牛圖那麼使人感到親切，只可惜沒有人能再有像欣賞李塘的水墨那樣的心境來看這靜寂的雨景。

雨不斷的下着，鄉下人依舊是憂心如焚的，有一天谷子收成了，征糧和地主就已經登門催着繳交了，屬於他們自己的還能有多少呢。

我從這使人迷醉的雨景裏醒過來，彷彿看到這寧靜的山村那些低頭在雨中勞作的人不過是牛馬，他們不會像人一樣地過日子。我不能了解，有些人用動聽的詩句去吟哦山村雨景是如何的美麗可愛，奇怪的是他們沒有看見那些世世代代做牛馬的人。

五

有人冒着炎熱的太陽走上半山，在一棵黃桷樹下，打開了他的畫匣。這是一個自然讚美者，他虔誠地用色彩和綫條去追求蘊藏在大自然的一些什麼。

在藍天的白雲之下，是遍山蔥綠的古松，他的彩筆正落在對面山崗一座像碉堡一樣的泥房子，旁邊不遠是一個深陷入山裏面的石灰窰。

這人完全沉醉在他的彩筆構成的自然裏面了。

在樹下乘涼的鄉下人圍攏來看這奇怪的事情，他們不能知道——就是你向他們說明也無法了解的，這個人獨自在山上追求的是什麼？但那鄉下人却看出這個：

「那是石灰窰，對了，那泥巴屋子就是烟煤礦。……」

跟着，這些鄉下人還說出石灰窰裏的工人過的是怎樣苦的生活，那烟煤礦的礦工整天過着黑暗的日子，去年礦場塌過一次，好幾個工人被活埋了……。

這人只看到石灰窖和烟煤礦外面的風景多麼美麗。可是鄉下人看到的不是風景，而是風景裏面的苦楚，災難……

在太陽底下，他畫了黃桶柵的影子，可是他連一個人的影子也看不到。

永恆的藝術必須來自生活深處。人民喜愛的，不是用絢爛的色彩畫的風景，而是我們的生活！
——縱使你用一根粗糙的木炭去畫也是好的。

遙望對面山崗，在那泥巴房子旁邊，一堆高高的黑色的烟煤，有些也是黑色的人在來往蠕動着。
在青空下面，山林，小溪，田野，披着強烈的陽光。

一隻蟬飛到黃桷樹上，斷斷續續的叫了起來……

風景是美麗的，但美麗裏面包裹着痛苦，醜惡……

六

滿天閃爍的星斗，明天將又是一個大熱天。

一人夜，山地的暑氣很快就收斂起來了，這鄉場唯一的一條石板街上，全躺着乘涼的人。店家早就打烊了，只有那家小酒館還開着，而且生意正在暢旺。

那些日子使人發愁，煩悶，很多個夜裏，我們都愛下山來到小酒館去吃一碗乾酒，傾吐一下心底裏和的仰鬱。

在兩盞暗沉而搖搖不定的亮油壺底下，蒸發着濃烈的酒精氣味，十幾張像抹了油似的面孔，用低沉的聲音在細訴，灌着廉價的劣酒。

看着那一羣沒有笑容的人，只要你接觸到他們那絕望的眼睛便有了很大的感動，好年代了，他們的痛苦是訴說不完的，他們相信命定是這樣，沒得辦法，只好來喝一杯苦酒沖淡心上的哀愁。

那些愁苦的面孔沉默着，他們的命運是一樣的：長期被欺凌，剝削，上頭要谷子，要人，地主催着要債……

長年累月，他們辛勤地在土地上耕作，但結果他們沒有得到自己勞動得到的。對着他們，你現在該知道了，誰是世上最不幸的人。

那沉默的面孔是可怕的。

打着燈籠，走過田野，踏着石級上山去。

星星閃耀着，草叢的鳴虫唧唧地叫着……

那埋藏着無限痛苦的沉默面孔彷彿在燈籠的影子下出現了，是那麼衆多，他們都在呻吟……

……

他們知道向那裏衝過去的。

七

這個男子漢從裏面被擲出來的時候，已經天黑了。

如果不是他呻吟着叫了一聲媽媽，在守候門外三天三夜的老太婆是不會認得那倒在地上的就是自己的兒子，當他被抓進去時的模樣現在是一點也不存在了，臉上像只有一塊皮包裹着的骷髏，兩條瘀黑的傷痕在額頭上劃過，滲着血，衣服變成了破絮，週身是被拷打過的痕跡，帶着斑斑血漬。

那男子漢是老太婆的獨子。就因為是獨子，他沒有像其他年青人一樣早就遠走高飛。但他終於還是逃不了，在四天前的一个深夜，他被帶走了。善良的老太婆不知道那是爲了甚麼，他只知道那些人已經收拾了不少人，現在又輪到她的兒子。她曾跪在菩薩面前向天號哭問自己的兒子犯了甚麼罪過，但是回答她的，是在門外聽到兒子被吊着拷打的哀號和呻吟聲。

她指着將死的兒子在昏暗的石板街上走着。路旁古柏上的烏鴉紛紛歸巢，刮刮的叫着，那是一種不祥的歌聲。

第二天大清早，老太婆默默地走到善堂。顯然的，她被過份沉重的痛苦刺激着，連哭泣也不能有了。

一會，在回家的路上，有人看見她領了一副薄板棺材，指着，一拐一拐地舉着沉重的脚步，走回家去。

然而她沒有哭泣，連一下太息也沒有，眼睛閃着可怕的光茫，默默地走着。

在老太婆的心裏，埋藏着人類最大的仇恨。

自然好像一隻其大無比的琴，無時無刻，我們都在聆聽永無休止的交響。

夏夜，打着燈籠回長崗坡去，在靜靜的歸途上，我像撥動了自然的琴絃。遠自關口傾瀉下來的流水使我的情緒也隨着它湧蕩起來了；鳴虫的歌唱使我領悟到一種生命的存在，縱使那是一隻十分渺小的生物；快要到家了，一定得聽到那伏在松林裏的貓頭鷹在叫囂，那是一種使人顫慄的聲音；

但更能感動我們的，是那些受了自然的感染，訴說出人民底心聲的聲音。人間的樂器無時或歇地像低泣，像呻吟，像狂吼，那裏有無盡的愛情，有深刻的仇恨，有痛苦的哀號，有跳躍的狂歡；

今夜落了一陣暴雨，入夏以來，天氣難得有這樣的涼快。雨後在一片廣場上，我被一隻小調的聲音感動了，隨着那單調而愉快的旋律，把我們帶到一個遙遠的草原去。那裏像一個遼闊的草原的海，有風暴呼嘯，有牛羊奔跑，有草的波浪洶湧，有慄慄的人民……

那是草原的人民的聲音。

那聲音使被城市養育的人嚮往。那是一個自由的，人民可以盡情歡笑的世界……

人類的琴聲是共通的，我們在一個只有哭泣的地方，為另一個世界的聲音所感動了。

第二天清早，一隻畫眉在院子裏愉快地唱起來，迎接初昇的太陽。山脚下的石工正在爆石鑿防空洞，嘴裏不停地由於工作的辛勞而唱山歌，自然和人間的琴弦撥動了，它們在交響着。

歲暮書簡

致畫家 S B 君

讀了你的畫，我心裡很難過，我知道你此時的心情，當你發覺在此時此地難以找到一個知音者的時候，你一定有點孤獨之感而暗自傷心吧。當你畫這些畫的時候，我在你的創作過程中看到你追求的是什麼，我了解你創作的時候的情緒。我同情你，但是當你的油畫和別人的畫被掛在一個展覽室裏的時候，我就更具體地看到你是如此善心，如此溫和，那就難怪有些人那麼殘酷地對待你了。我了解你的全部生活內容，但是我不能用一句話具體地形容它。有些朋友不了解你在畫布上追求的爲什麼和你的遭遇並不和諧。是的，你自己鑽進一個狹小的形式裏，你的思想被這形式束縛住了，而別人主要是以爲你的遭遇應該畫出一些和大家更親切的東西。生活的担子把你壓迫得喘不過

氣來，雖則你很樂觀，表面若無其事，其實誰也知道痛苦絞着你的心。你雖然日夕爲這些身邊瑣事所苦惱，但精神上則希望忘記了這一切，而現實的問題到底是最現實的，你的「自我麻醉」並不長久，然而大家感到驚異也佩服的，你竟有這樣大的勇氣掙脫了追隨着你的苦惱而寄托在色彩和造形上。你畫的東西雖然是你眼中受難的人，但經過你那顆溫和的心以後，表現出來的，人們就會說：這畫家的心多仁慈啊。這應該是你的矛盾吧，仁慈有時也變成罪過。

這些日子，一個問題追隨着我：碧卡索的畫面上爲什麼沒有政治？一個畫家的解釋說碧卡索是畫家的畫家，他的思想是那麼抽象地不是我們在畫面上可以具體地看到的。這問題也許曾經在你的腦子裏徘徊過，但國情不同，而且還有「此時此地」在限制你，你的思想表現在畫面上的抽象得依然很有限度，社會背景不同，如果畫幾條綫幾塊色彩非肉眼可能解釋的「構圖」，你不被人公認是瘋子才怪。但是，你現在創造的形式正好配合了你溫和的內容。我的意思是，假如一旦你畫的東西更能贏得讀者的感動，你就會不滿足於目前這種形式而衝出這種形式了。

但你到底是畫出來了。我和別的朋友是說得多而做得少，相反，你微笑而不語，孜孜不倦地在

調色版上像追求什麼。我有時很現實，當我看着你完成的作品一幅幅掛在客廳的牆壁上時，我奇怪你竟有這樣平靜的心境來從事創作，你此刻沉迷於色彩的世界竟忘記了你下午的任務是去借錢回來開飯，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忍心說句稍為實際的話潑你冷水麼？在這種情形之下，有誰相信你的心靈是快樂的麼？我說，這就是你深重的苦悶唯一解脫的辦法。今天夜裏，我和龍在鄰家，偶然和陸夫婦談起你，都爲你的不善於處理生活和你不如意的境遇而唏噓，但是你給我們鼓舞的，是你那一份對藝術的忠貞熱忱。我心裏一陣難過，却有了無限的感動，因爲在藝術上我們都沒有你那麼熱心。

如果根據上述的理解，那些對你苛求地批評的人是殘忍的，站在朋友的立場，我同情你。但是請你雅諒那些曾經殘酷地要求過你的朋友，他們是那麼善心而又熱情地——雖則你吃不消冷箭，但你大概會贊成「殘酷一點總是好的」吧。

寫到這裏，推開窗子，夜色深沉，眼前的一切都是無比的荒涼靜寂，我有機會讓自己的頭腦清靜下來，很自然的，由於想起了你的畫，竟也不自禁地想起自己周圍的事物。

有一個詩人寫道：「終點，又是一個起點」！當我從一個戰爭遍體鱗傷回到這裏，另一個戰爭

又接上了，它使我們過着更殘酷的日子。正如你所知道的，我曾經希望認真地做一個畫家，我無意以認真之不容易做到為推諉的理由，總而言之，我是敗北了。照道理，我早該改行了，然而我沒有，或者並不澈底。很久以來，我使沒有以這種玩藝來換取生活之需了，那原因之一是我藉以謀生的和這種玩藝關係很密切，其次是我還念念不忘情於此道，你看我不只一次對你豪華的畫具表示羨慕，就是孤獨中還有一點躍躍欲試的不死之心，偶然一操故技，雖然都是不堪入目之作，但留給自己看也還可以「自我陶醉」的。曾經不只一次有人誠懇地勸我改行，他們的意思是：不論什麼，就是擺個攤子賣自粥油條也比弄弄畫兒有出息。誠意可感，對着眼前嚴重的生活問題，我沒有勇氣說他看輕了藝術。有幾個畫畫和搞文學的——也是你的朋友，他們不像我這樣慘敗，但潦倒不下於我，先前見了面除了訴苦就沒有別的，現在竟索性不談這個了，這年頭大家都有自己的份牢騷，他們只希望生子育孫決不傳授自己的衣钵而讓算盤引起他們的興趣。他們不知道賣白粥油條也並非不需要「天才」，不知道孩子如果對老子那沒出息的衣钵感到興趣時他們終於會得到它的。

但其實，弄弄畫兒也並非不可糊口，有些甚至還可以陞官發財。鑽營於權貴門下，只要你願意

與市儈合流，向官人勾搭，賣點錢還不容易麼。即如你，難道你不知道畫些什麼貨色可以暢銷和怎樣做會發財致富麼，問題是你是否願意如此做吧了。有些人說這種人自鳴清高，我不否認這些人還有這一點不能填飽肚子的清高以支持自己的作品的品格，藝術生命之所以是永恆的，不多少具備一點優子的清高氣質是不能達到的吧，我想。

我時常想到一些非一個敗北的畫家可能做到而又是一個畫所必須以全部才力去對付的事情。只要我們不停止思想，不閉上眼睛，在我們面前展開的畫景是如何複雜而多彩，那裏血火交溶，那裏有歡躍的狂呼和悲癢的哭泣。那裏是真理與暴虐在搏鬥。這時代有太多可歌可泣的事情，我們的心魂爲這一切所感動，但作爲一個畫家，藝術良心不會泯滅，你能不畫那些使千萬人感動的事情麼？想起一個偉大的藝術家的靈魂寄托在這時代的大構圖裏，個人的潦倒未免太渺小了。我想一個畫家最寶貴的莫過於讓她動用更多的思考，她思考的果實是屬於這時代千萬人底心聲，爲歷史的作形象的見證，一個畫家再沒有比這樣付出自己的血汗更愉快的了。

夜深沉了，我感到異常疲倦，我只能夠暫時寫到這裏，請原諒我對你發了一些牢騷。

清明小簡

致 D H 君

今天一早起來到附近的駱駝山去，在一片紫棠花林下迎接初昇的太陽。一陣布穀鳥的叫聲在頭頂上掠過，歲月如同一隻脫韁的馬那樣狂奔，又是清明時節了。你那裏正是鶯飛草長的日子，但自從你在一場戰爭中不曾死去回到江南，春天就不曾在你的周圍停留過，即如現在吧，我正沐浴着春天和煦的陽光，諦聽百鳥齊鳴和瀏覽多彩的野花，但是你在天然的春天却長期陷在人爲的冬日。

是的，你的周圍太寒冷了，你現在做的將會得到後人歌頌的，因爲你如勇士一樣與無時不想吞沒你的恐怖的寒冷搏鬥，我每次想起你如此艱苦而又無聲地付出了血汗，我自私地感到你是我們隊伍裏的一員而光榮，而驕傲。

在我的記憶裏你確切地認識了以線條組織成形象傳達思想作爲一種戰鬥的武器，不過是最近這四年間的事。我們真幸運能看到歷史上一個這樣荒唐的時代，路易腓力時代能給予陶米埃製造光榮而永垂不朽；那麼，我們這多事的時代不一樣能讓你贏得光榮麼？我常說，幹這一行的應該感激時代的賜與，自希特勒上台之日起，從事這門藝術的便和軸心國的頭子們結了不解之緣，他們的外貌，生活，行爲和思想她們都研究過，她們是服從於大多數人底願望的，她們的工作就是給予這些好戰者痛擊。她們的戰鬥終於得到勝利了，當卐字旗在地圖上被抹去的時候，有些天真的人想天下從此太平，你們幹這一行的可以賦閒居家了。但是一個戰爭剛才結束，另一場撕殺又開始了，這才使得你如此忙碌，日以繼夜的嘔心瀝血，如果遇到這樣隨手可拾到題材的年代而依舊沒有爲人民送出麼什貨色，這就說明了她不善用這種武器。而你被別人發現是如何地善於使用這種武器向醜惡投槍，恐怕還是湘桂大撤退之後。那是一場人類罕有的酷劫，你拖着一家大小從那條崎嶇的山路跨過無數不幸者的屍體到了重慶，你沒有死，這些悲慘和不平的事情你都可以如戈雅對於拿破崙軍隊的暴行控告那樣高呼：我看見這個！於是你書出「黔桂路上」向全人類提出有力的控訴。那些日子，重

處是那麼寒冷，人們心上的寒冷無法被火盆上昂貴的木灰溫暖，敵騎壓境，可怕的謠言向全城人的耳聾亂鑽，在那低潮的一個浪頭的未消，「聯展」的作品給那沉鬱時期人心惶惶的人民揭露了他們關心的事情底真實，而你那麼勇敢地發揮戰鬥力很給予友人們熬異。是的，爲了現實一個大多數的人的願望，在不速之客的包圍恐嚇之下，在可怖的低氣壓之下，你的勇氣被人們讚美着，你有決心做一個殉道者，在那個無聲的時代，她們在爲你祝福，正如她們祝福其他戰友一樣。

檢查員的剪刀在「莫須有」的理由之下把你的作品殺戮——你很多更有力量的作品就是這樣——奉令免登一，永遠被埋沒，但是在那無聲的時代，在僅有容許的尺度之內，你那麼大胆地刺高乘坊，刺李泰初，刺參政會，刺那些從南京帶來板鴨又帶了公家的法幣回去做生意的接收官員，這些慘勝後的景象都沒有逃出你的筆底，如果這一個時期你的作品贏得了別人感動，倒不如說是加深了他們的仇恨還恰當些。

慘勝後第一個霧季的某日深夜，你帶了一籠柑子到海棠溪社會服務處的統帥來看我，那是我出川的前夜。你對我那麼快就有「復員」的福氣表示羨慕，因爲你還要在那個混亂的大城苦撐下去。

因爲要分別了，我們默默相對竟談得那麼少，只是我們都知道彼此的心要傾吐的是什麼。第二天大清早，推開窗子一望，濃霧封鎖了長江，連最後一眼看看陪都的外貓也不可能，一輛腳的「蹩復員專車」把我送走了。

以後你「復員」了，但是更混亂的局面帶來更多的題材重壓着你的腦子。捧着官印滿身金子的人在上演「五子登科」，無恥的勾結和陰謀在進行着，原是身心受了創傷的你還沒有得到喘息的機會，你不能緘默，於是又在痛苦中爬起來舉起你的投槍。你的「紙彈」是那麼準確地射中那些壞蛋的要害，雖然他們裝得若無其事，但作爲讀者的我們會看到他們面無人色，在發抖。

你說，八年戰爭沒有遭遇過的問題，現在却殘酷地受着它煎熬，那就是生活。你應付這問題的狼狽情形使我難過，從早上畫到夜深，除了吃飯和解手，你的全部時間和精力被剝削去了，而你的生產速度又是那麼慢，有時一天一夜的工夫就只能完成兩幅東西，時間，生活，加上創作上主觀的苛求，你感到創作實在艱難，梵高說過創作有如婦人分娩一樣痛苦，這是可信的。但這對於你只有好處，你把人民切身的事物畫給人民看，但你沒有忘記同時在培養自己的藝術價值，你創造得那麼困

難正說明你慢慢在完成藝術的風格，風格是重要的，好像是羅蘭翁說過的：『風格就是靈魂』啊。

但是這年頭只要我們不怨入錯了行而安份地做本份工作，有幾個人能不忙得焦頭爛額呢？這裏的同行雖則環境不同，又何嘗不是幾乎付出了超出自己肉體所能負擔的勞力。S君，有一次爲了趕一套東西從早上畫到夜深十一時半，完成了最後一筆，他匆匆跳上最後一班過海輪渡。在船上，他靠着椅子，由於不停地沉迷工作，心臟在劇跳，頭沉重得像快要昏過去，他想：難道我就要吐血了麼？而且幻覺着一個滿口鮮血的人可怕的样子。他又想：我這樣賣命到底爲了什麼？午夜一時半，他敲着友人的大門，如期把稿子送達，隨後就躺在客廳的書桌上倒下來睡着了。這樣的事情在我們和我們之間正多着，但沒有人訴苦，就是牢騷也很少，那有什麼稀奇呢，這年頭，難道只有我們才這樣忙碌的麼？也正因爲如此，你和你的戰友們雖則支付過多的勞力，但是沒有疲倦。

這到底爲了什麼？如果那意義單純是爲了生活我是不同意的，雖然現在生活的確是威脅我們最利害的，但如果光爲了解決生活而工作是很簡單的，天下還有那一行比你這一行更難賺錢更不值錢的麼？多麼不幸，你的職業是沒有名稱的，如果有，那就是「挖苦別人」或者「攻擊」，如果你

了解自己光是爲了得到溫飽時，索性擺個香酒攤豈非更實惠一點？原來你了解的只是有太多人需要你來「挖苦別人」，需要你向否定現象「攻擊」，於是你便付出最多的腦汁去換取世上最廉價的報酬了。你不會不知道，當你拿了那些不值錢的鈔票，和你的作品被萬人感動或者看着那些被挖苦的人在發抖時，你便覺得後者的收穫是無上的愉快——事實上，你和你的戰友們付出過多少血汗就沒有酬報，這就是工作的意義所在了。我無意向你提出一些大道理，只是你在無法生活的情況之下，爲了戰鬥有時忘記了自己還要生活；我要讚美的，是你和你的戰友們所堅持的那一份堅貞。想想那些爲我們鋪路的殉道者，我們現在所做的又算得什麼呢。

是的，你那裏很寒冷；但你何曾懼怕寒冷；你好像單獨站在一個流動的堡壘作戰，但你並不孤獨，當你知道千萬人心裏的呼吸和你們的心聲合拍的時候，你會感到那可貴的溫暖；當你知道千萬人依照你畫上面的東西決定自己的命運時，你會知道扣緊在你周圍的人是那麼多，更何況，你將要目送你曾經刺過的人走到人生的最後驛站，那時候，你才是最後笑和笑得最响亮的人。

陽春三月，正是江南的清明佳日，雖則你這時的心情還是那麼陰沉，但你曾經在窗前試着眺望

故鄉這時節的郊野，蔥綠的原野和靜靜的小橋流水，白雲朵朵，我們要在這寧靜的大自然下過太平日子，這就是大多數人的願望，也就是你和你的戰友們追求的遠景。

卅七年，清明之前。

致S T君

來信說，高度緊張的生活摧殘着我們的生命，難道我會不明白麼，但是當我們周圍的人必須以自己的勞力支持一種工作，去獲得存在的意義並且以它維持生計的時候，他們必須勇敢地去接受那只有使人太息的生活，雖則生活是可怕的，只要想起那些走在前面的人爲了一個願望而獻出自己的生命，眼前的遭遇就不算得一回事了。

威廉詹姆氏，那位心理學家勸人從高度緊張的生活中停下來默想，我們便會發現人生的樂趣以後將更豐饒。這些日子，無數個深夜，我坐在窗前默想，窗外夜霧迷漫，默想並不能安靜地保養我的情緒，反而像墜入了迷霧中了。不知道爲了什麼，一種甘心情願的勞作把自己禁閉在一個斗室裏，陪伴我的是那麼規律的日日如是的工作。我不會不知道林中的小鳥正在歌唱，蔥綠的山頭沐浴

着溫和的陽光，海水是那麽碧青，然而這些都和我隔絕，我看不到一朵鮮艷的野花，我呼吸不到一口來自海上的氣息，我連一隻蟋蟀的鳴聲也聽不到。如同其他許多可憐的城市人那樣，生活像一根沉重的鎖鍊把他們鎖在鴿子籠一樣的房子裏，我知道，只要能夠衝出這窻子便可以讓我的生命全得到這些。

現在我們終於走出那狹窄的斗室，投向大自然的懷抱，在山林和海邊，昂首向着天空像瘋狂了似的呼叫着，只要在這一剎，我們的心靈是被解放了的。

我的全身灑着水花，站在海邊的岩石上，當我在窗子裏望着這海水時覺得它多麼遙遠，現在我浸浴在海水上，感到海水像有一種迷人的芳香。海在前面展開的一片湛藍好像是無盡的，我多麼渺小，生命也該是無盡的吧。於是我又走到一個狹谷上面去眺望海，海也是無盡的，而且伸展到更遠，我記起了梭羅，當他走上深谷時感到有一種聲音在呼喚他：「你記着，一刻也不要忘記，除了你現在經歷着的這種生活以外，還有更高等的——無限高等的生活，你得知道，這日的是很遙遠的，而且是向上的，值得你終身努力，以求達到那兒」。我們將要泅水到海的彼岸上去的，現在做的

不能讓我們在海的中間停留下來，雖則彼岸是那麼遙遠。

隨即我又走到山下的樹林中去。在那沉鬱的氣氛中，我像站在一個倔強的巨人面前，這時便感到一種斗室裏連想像也從沒有過的崇高而又深邃的氣慨。當我對着那些迎風傲慢地搖擺着的古柏和友加利樹，設想這時候來一場怒號的狂風，隨之而至的電光閃閃，轟响的雷聲和傾盆大雨，這場景的沉重氣魄是震撼人底心魂的，這風暴不就是我們底人生活的說明麼。悲多芬，他就是森林中傾聽了這樣一場雷電交加的大風雨而賦予他底英雄交響樂某一段落以靈感，英雄的性格，他是受了大自然的感動而完成的。

黃昏的雲霞昇起來了，我又回到斗室裏來，透過窻子的鐵枝，望着像一塊天藍色天鵝絨上變幻無常的雲彩，我停下筆來又進入默想的世界。

五月，十九日。

致 L B 君

c 君來了，他是永遠愉快而樂觀的，但是當他提起你和 S 君，也不能不沉下面孔，他是親身感

受到的，待在那寒冷的地方多麼孤獨，現在他又走了，你們那裏可以傾吐一下心頭底抑鬱的人就更少了。c君說，這兒沒有小酒館，在那個寒冷的地方他們就常在冷酒館裏默默地相對吃一碗苦酒，訴說一下心裏的話，在永無休止的鬥爭生活當中，那就是唯一的樂趣了，而且在這時候使人感到戰友的愛情是那麼珍貴。c君臨走前夜，君就老遠跑來找他喝一杯乾酒，那多少帶着點太息的話，他也不能否認含着有一點輕微的淒愴之感。

但是你們並不孤單，並不寂寞，你沒有看到自己周圍的隊伍是那麼強大麼？

c君帶來關於你的消息，說你要將目前流行的一套以一個流浪兒爲主角的漫畫的發展改變了，你自覺那到流浪兒的悲劇的命運應該結束，你——或者你的讀者以爲也需要讓他擺脫這悲劇的命運，這命運的命運操諸你的手上，你思考着一個問題：把它帶到積極的路上去。這是好的，友人們也一致表示你這樣做將使他們對於你的崇敬有增無已。

你筆下的流浪兒的遭遇贏得了廣大的小孩子的眼淚，贏得了廣大的父母的同情，作爲讀者的我們，首先應該感謝你這一份苦心。我知道你早就得到咯血病，這就足以具體地說明這是一件悲劇的

事情，一個不健康的生命日以繼夜的爲社會也爲藝術而絞着痛苦的心，這是不公平的，但你却獲得了這不公平的工作的重大意義。去年秋末，聽說你又吐了血，翻開寄來的報紙，你的作品真的沒有了。也許這時千萬讀者關心的是那流浪兒在隆冬將至的時候將如何生活而並沒有想起創造這流浪兒的你病倒了，這不是讀者不關心你，而是你使他們感動的作品作爲一個真實的人一樣看待了，那些善心的人不是要送錢和寒衣給那流浪兒麼，與其說是今天的社會就充斥着這種動人的題材，毋寧說是這題材憑了你的本領使他們深深地同情，感動，就只是這些，你應該微笑，我爲你驕傲。去年聖誕節日，那流浪兒又突然出現一天，大概你的本意是叫那些「快樂的人們」在這樣快樂的日子不要忘記了那苦命的流浪兒，但是當那些幸福兒童們接受聖誕老人的禮物時那流浪兒的遭遇就未免太煞風景了。在畫末你還註明作於病中，你知道有人要關懷這流浪兒是怎樣度過這寒冷的聖誕節的，老實說，我感動的還是你對那些不幸者的關心。第二天，你的作品並沒有繼續下去，這說明了你還在與病魔惡戰中。

在你那裏，人不能像人地的生活，你筆下的流浪兒是無數流浪兒的化身，它的動人是以真實作

爲保證的，但我以爲那流浪兒到現在爲止，只是一個人被人憐憫的對象而已。你是這樣對人說的：社會是黑暗的，要生活就得吃苦、受難，窮苦人是命定要永世受苦受難的。你那流浪兒的遭遇就是如此。有些善心的人會說：孩子是純良的，你太殘酷了。這些人受不起這樣沉重的壓力，但是我們並沒有了解到社會對待這些小生命本來就是這樣殘酷，作爲一個畫家，要「仁慈」就是一種不可饒恕的罪過。但是，你從及黠的一面去使他成爲衆人的一個憐憫的對象，千萬人感動了，但是千萬人並沒有了解他爲什麼永遠過着吃苦，受難和不公平的生活，甚至是那悲劇的現象使他們唏噓不置而掩蓋了追究根本原因的動機，你描寫了那些現象，但你還很少接觸到現象的本質。憐憫是不夠的。你會發掘出做成那流浪兒底悲劇的命運底根源的，不過這需要勇氣，這也同時說明了我們所期待的積極的意義是什麼了。

但是在一個如此寒冷的地方，作爲一個社會底的作品，你的作品應該得到讚美的，如果和西洋的「父與子」與「頑童享利」一比，你的作品實在超越多了，當然，社會的需要決定你送出怎樣的貨色，卽如那流浪兒，起先也何嘗不是祇能使人「可發一笑」而毫無社會意義呢。假如，在那千

萬良善的讀者被感動之餘你告他們那一個真實的存在主宰着這可憐的流浪兒——以至所有的流浪兒的命運，這豈非更好。

從我房間的窻子望出去，對面的騎樓底下就有一羣穿了破衣服的流浪兒在要飯，還有什麼稀奇呢，在這樣的年月。想起了要多的孩子正在過着非人的生活，你筆下的幼小者的遭遇實在還算幸運的。什麼時候，我們能看到你筆下的孩子泛起了幸福的微笑，不再在險惡殘忍的旅途中流浪呢。當然，那一天是要來的。

五月，二十日。

沒淚的悼念

——紀念一個朋友

你離開人世已經半年了，自從你那不幸的消息傳來了以後，我心裏便想着應該要爲你做些什麼事情，但很久以來我所能做到的便只有和那幾個平日也和你在一起的朋友的嘆息，你知道我現在還是和你離開這裏的時候那個潦倒的樣子，你會原諒我沒有爲你去了以後做一點事情的。昨晚我又想起了你，我不能壓抑那一連串的回憶和悲痛，今天起得很早，我不能不寫下我的哀傷，雖然在別人看來這還是屬於一個人的感情波動，但我所珍惜的也正是這一份屬於個人的感情。

因爲你年青而去，永遠不回來了，你周圍的人爲你惋惜，是的，一個光輝的生命剛要開花，可是倒下來了。你的靈魂無所寄托，矛盾，苦悶絞着你痛苦的心，但我知道你潛伏着的那一團火燄在

燃燒着，在一個深夜，你寫下了一個舊日的你的遺囑，作爲你對於過去的自己作一個結束，你是如此決心地爲了一個願望去追求嚮往久之的「伊甸園」。你留下一個舊的自己正要創造一個新的生命，有誰知道你這新的一步竟是最後的一步，倒在你的「伊甸園」的大門裏面。這是一個悲劇，雖然你早就了解羅蘭翁筆下那個你崇拜的人物所說的：「生命就是一齣悲劇」。

想起來是三年多以前的事了，其時正是湘桂大疏散以後，你從桂林逃難到四川，一個偶然的機會你到了一個叫做鳳凰場的僻靜的小鄉場去教書，我住在十里路以外的鄉下青木關，你那裏太寂寞了，常常在週末徒步到我那裏住一晚作整夜談。你告訴我的你那那裏的生活過得很苦，經常抽的是本地非常辣的廉價葉子烟，唯一的娛樂就是在村落散步和坐茶館，其他便只有沉迷於書本中了，但最難熬的還是那無休止的寂寞，於是你想到我那裏來傾吐一下心裏的抑鬱。我永遠不會忘記，有過很多個酷熱的夏夜，我們躲在那家茶社的輪椅上，海闊天空的談着，你不會忘記吧，當時你曾經有過許多不平常的計劃，到現在我還是不能忘却的；你不只一次透露出心靈上的寂寞，「在那樣荒涼的地方，如果說有一點東西可以填補心靈上底空虛的就是這個了」，你向我細訴，你和學校一個

女學生有了很好的愛情，但那也許是上帝的故意安排的一個錯誤，爲了早點結束那不可避免的痛苦，不久你們就宣告分手了。直至現在，我不敢想像你是否爲了這個而時常悲傷，但我却不能不想起你那首充滿了陰森氣氣的兩句詩：

他們因此証實了死者還有未盡的悲哀

還有未了的愛

寫到這裏，我簡直要哭泣了，你曾經用這樣的句子寫過你故鄉那些死魂靈，現在你家裏的人當又看見你的靈魂在靈堂前留下的脚印了吧，他們知道那些永遠不能完滿的事情使得你

——自己對着自己的靈魂傷心地哭泣

就在那時候我讀到你放在行篋裏的詩稿「風土畫集」，那情調和樸素的鄉土色彩使我沉醉，那詩，其實就是名符其實的若干幅風土畫。但是這時你表示對過去的東西來一個否定，一再沉迷於那些不朽的名著。你信服羅蘭翁的真勇主義，你再三精讀克里斯朵夫底慘澹的戰鬥的一生。你浸浴在這個偉大的偶像底靈魂深處，你幾乎熟讀他說過的足以使你感動的話。你說的，自江聲浩蕩在屋後

奔騰到那搖籃上初生的嬰兒開始就使你有無限的感動，當克里斯朵夫聽到悲多汶的音樂時，你用低沉的聲音描述了他激動的反應：「他的耳朵聽着這聲音，那是憤怒的叫喚，是曠野的咆哮；那送過來的熱情和血在騷動。在自己的胸中胸湧；他底臉上，感到暴風雨的狂暴的亂打……」。你的思想被融和在他無休止的戰鬥和痛苦裏面，在那燻暗淡的桐油燈下，你對於這個人的最後流露了激動的話——

假如失去了我的生命，

點火在別的生命上就是。

後來你回城裏去了，青木關和城裏是那麼近而我竟來不及送你，便一個人先回南方去了。去年這個時候，我們又在那裏相遇，我們的情形都很壞，但我不能忘却那次在茶館出來的時候你給予我的幫助。也就在這時候，我了解你的靈魂被深重的苦惱包圍着，在那種情形之下，你把我們居住的這城市比喻作一座可怕的墳園，你在那首「墓園」裏把這個城市如此描畫着：

你可知道這個墳墓裏

躺着一個罪惡的靈魂和他底罪惡的一生

那一個墳墓裏

躺着一個屈辱的靈魂和他屈辱的一生

那一個墳墓裏

又躺着一個屈強的靈魂和他底叛逆的一生

在你的眼睛裏這個「陳死人的城市」是多麼陰森可怖，你憎惡它，你不會對它留戀過，而且你無時無刻不在想走出這「墓園」到「伊甸園」去。有一天夜裏我們（裕祥也在內）在那家咖啡店出來以後，你告訴我將有遠行，老實說我是不願意你剛回來又遠行的，請原諒當時我這種有點自私的友誼。但你終於還是走了，你好像就只買了一些紙張和一條黃卡機西裝褲子，除此之外還向陳君要了一支鋼筆，行裝如此簡單，但你不在乎這些，你的心早已到了那遙遠的自由的土地上，因為你最了解生命是一連串無休止底戰鬥的。那晚幾個朋友匆匆在館子吃過晚飯，在樓梯上你說：「今晚恐怕走不成的」，我還有很多話準備留待明天細說，但你畢竟在當夜走了，我再沒有得到機會和你

說要說的話，而更不幸就此竟成了永訣。

現在，你吼咒過的這個「墓園」正是大地回春的季节，而你那裏恐怕還很寒冷吧，你墳上的墓草長了又凋殘了，積雪也許還未融化。你在這裏時常聚首的朋友現在還時常在一起，我們每個人心上都有一個你的影子，只是我們一想起你將永遠孤單地躲在異鄉就不斷的太息，你一定很寂寞的，讓我們爲你那爲了生而死的靈魂祝福，並且我們還得寫下羅蘭翁爲你所崇拜的偶像底最後而寫的話給你：

——爲了再生，就死去吧。

三十六年，二月，廿六日晨。

鴨寮

稻子收割完畢，田裏到處都是小魚蝦，養鴨子的人便領着一大羣小鴨子從這個鄉塲趕到別個鄉去作流動旅行了。

暮春季節，不時落着微絲細雨，天氣還有點寒冷。這幾天黃昏在那家破落的茶社吃茶，常看場到一個異鄉的老人扛着一個鴨寮經過到東門外的田野去，我知道一羣鴨子將旅行到這個鄉塲來了。天黑之前，一羣差不多有一千頭鴨子的隊伍，被兩個持長竹竿的人趕着浩浩蕩蕩叫着走過了。

出了城門是一望無際的水田。鴨子在一陣雜亂的噪叫聲中跳下田去，分頭用嘴巴在軟泥土裏鑽着找尋吃的東西，兩個趕鴨人在兩邊守望，抽着烟桿，不時揮動着那枝長竹竿。

在靠山的田邊，那個老者已經張開了鴨寮在生火燒飯了。鴨寮是用三四張半徑一丈濶的半圓形竹篷造成的，在路上的時候把它重疊起來，一個人就可以扛着走，晚上歇的時候才一張一張拉出

來接連着，就好像一間半圓形的房子了。鴨寮裏還有一些稻草墊子，蓑衣，一隻鐵鍋，幾個飯碗，幾雙筷子，一盞風雨燈，一盅鹽巴和一束葉子烟，米糲和柴火要到達一個歇腳的地方才買的。每年這時候塊，他們便率領着一群鴨子和一座鴨寮離開自己的鄉場，在幾十里內巡迴了一塊田裏的小魚蝦又到別田去，那幾個看鴨人也跟着流浪，日間放鴨，晚上就宿在田上那間冷落的鴨寮裏。

有一年我在川北幾個貧困的小縣漫遊。那天黃昏，我投止於一個荒涼的驛站，在一個鷄毛店購好了一張伙舖之後，便走出街上來散步。術的盡頭就是割了稻子的田野，一個鴨寮正在暮色蒼茫中升火煮飯。我行近去，一個老頭子驚訝地望着我。我說：

「老太爺，還未宵夜？」

「快了，鴨子就要回來歇」。

在遠遠的田裏，我看見兩個人和兩枝竹竿在揮動。

「你們從那裏趕來的，還得趕下去麼？」

「才從興隆場出來，還得趕，要趕好多地方，趕回老地方，鴨子就長胖得可以出賣了。」

「老太爺，你趕了好多年鴨子嘛？」

「我這後半輩子就是趕鴨子過活的。唉，先生，我的命是這麼老還得在飄着露水的田裏睡覺，你說這日子是好過的麼？」

天漸漸黑下來，這荒郊就顯得更荒涼了，我知道的，那老人的心境比這荒野還要寂寞。

一陣鴨子的噪音由遠而近，老人說：「他們來了」，他用一條紙煤從爐子裏引一點火燃着了那盞風雨燈。

第二天早上，落着細雨，一乘滑竿把我抬走，經過田邊，只看見地上一堆灰爐，鴨寮在天剛亮的時候又領着那羣鴨子到別的地方覓食去了。

三十四年，秋，巴縣。

望江樓上

這個小城原是川北重鎮，當年的三國名地，不少兵家曾經在這兒費盡了心思，但是長期的天災戰禍，現在已經落得十分貧脊荒涼了。來到這裏作客，我所得到的只是無休止的寂寞，尤其當暮春時節，細雨綿連，悶得發荒的時候，唯一的好去處，就只有望江樓了。

望江樓在江邊最高的河壩上，是一座古舊的房子，長年的雨淋日晒，好像是一個到了暮年的老人，老板在這裏賣一點茶，也常備老酒，過路客商常愛買點胡豆來這裏小飲一杯，那個專司泡茶的老師也就附帶做了酒保。經過堂座內進便是棧房，樓前掛了一個寫着「未晚先投宿，鷄鳴早看天」的紅紙燈籠，從遠處望去，就好像舊小說綉像上的酒家。

有過很多日子，我坐在望江樓臨窗的位子上，泡一碗花茶，靜靜地呆在那裏。下面就是碧青的涪水，點點漁舟在雨中撒網，對岸一行長長的竹林上，白色的烟雲封鎖了青色的山，烟雨迷漫，使

人想起了是那位文人畫家的幾下意筆，王摩詰的畫裏有這樣的雲烟，倪高士的筆下有這樣靜寂的園林。

靜寂的澗水偶然也傳來一陣歌聲，一羣赤身露體的人肩膀上用一條長纜拖着一隻沉重的大木船，他們剛捱過一個急灘，現在還要逆水往上拖去。當你寧靜的心境忽然聽到繚伋們微弱的呼喊，你一定咀咒人間爲什麼還有這樣像哭泣一般的歌聲。

本地的茶客似乎都有一份悠閒的心情，他們輕輕地啜一口茶，抽着葉子烟桿，滔滔不絕的談天；他們雖非大富，但家裏都有幾畝薄田，僅够吃的谷子，但他們都有同樣的心境，在這人事無常的亂世中，淡淡薄薄的過日子，雖則們他是够寂寞的。

但茶客當中也有心頭十分沉重的，我看見過很多過路的旅人，一乘滑竿把他們送到這裏投宿，對着暮色蒼茫的澗水以一小盤花生米下一碗乾酒。旅人的沉默同時露出了他的一絲哀愁，我了解他們肚子裏有太多的悲哀，可是在如此荒涼的驛站向誰傾訴呢，結果只好讓一杯苦酒來沖淡自己的愁思，忘却心上的創痛。這樣一真到了夜深，他們才帶着薄醉踉蹌地回到裏面的伙舖睡去。有過很多

時候，我一直等待這些旅人回去了才回家。夜靜，外面還是飄着雨絲，偶然也有兩聲悽然的杜鵑哀啼而過，我懷着茫然的心情回到那個小樓去，面對着一燈如豆，默想着明天有個晴朗的日子，但川北的暮春難得見到陽光，明天，將又是一個寂寞的陰雨天。

三十三年，冬。

古屋

有一年深秋，我在涪江沿岸一個小城住下來，因為住的房子靠近江邊，每天我有很多時間望着對岸那些單純的景色，幾株落了葉子的樹和幾家平房。

又是一個落着細雨的黃昏，我的房東對我說了一點當地的掌故。最後他遙指着對岸那間靠山的古屋說：那是一幢永遠也不會有入住的房子，當年一個感人的故事在那裏發生，這裏的人記憶裏永遠也留存着那一份哀傷的。可是現在，被被人們看作却是一座充滿神秘意味的鬼屋了。

我的房東告訴我如下的一个故事：

很多年代以前，一個女人伴着她的丈夫在都間古屋裏養病。那男人患了惡劣的癆病，別人隔離了他，讓他獨自在那間古舊的房子裏苟延殘喘。他的妻子和他有着太好的感情，她不願意離開他。

那一年，正像現在這樣一個苦雨的秋天，兩個寂寞的生命像是被人遺棄了的奇居在對岸。在這

邊，一些相識或不相識的人也時常懷念着對岸那對苦命的人，「唉，他們兩個現在不知怎樣了」。偶然有人這樣默默地談着，感到黯然。夜裏，人們也會推開窗子往對岸望去，那座古屋的樓上正燃着一盞黯淡的燈。看見了那一點燈火，人們便知道那兩個生命還活着。也有人這樣想到的，在如此荒涼的秋夜，那兩個人的心境將是如何的悲涼呢。

就在那一年殘冬將盡的一個欲雪之夜，一個懷念那兩個被隔離了的生命的人推開樓居的窗子往對岸望去。他若有所失，那座古屋的樓上今夜竟異乎平常的沒有了那一點燈火。他關了窗子，沒有把這事告訴別人，但心裏却異常不安，他預感到那兩個人的命運已經有了不平常的變化。

第二晚，他第一件事就是偷偷地推開窗子遙望對岸，但是所得到的和昨夜一樣。他不能不將他的發現告訴別人。到了第三晚，那座古屋還是沒有燈火。

翌日早上，地方上的人要到對岸去察看究竟。那將是一個不幸的終結吧，每個人這樣想着，懷着恐懼與驚奇的心情到了那座古屋。裏面沒有人聲，破開大門，迎面撲來一陣惡臭，就在樓上的一個房間裏，那個女的伏在男的身上，永遠不會動了，男人的屍體已經腐爛，女的也腫脹了起來。

這一對男女的悲劇就這樣完結了。

以後，那座古屋便永沒還有燈火了，而且每逢像這樣悽風苦雨的夜晚，對岸就有人隱約聽見那座古屋傳來幾陣呻吟聲，那些善良的老太婆一聽了這些不是人間的聲音就太息着：「唉，那一對苦命人，每逢遇到淒風苦雨，他們就回來躲避呢」。

一直到今天，人們一想起那一盞暗淡的燈，便有太多悲哀的回憶。

改嫁

同院子那個劉老太爺今天有喜事。可是今天他家裏比往常還要冷落，而且冷落得有點淒涼。

很久以來，這老頭子和他的媳婦，一個四歲的孩子一起生活。媳婦一天到晚在田裏栽包穀和種菜，在家的時候就煮豬菜餵那兩隻小花豬。老頭子白天老是坐在屋前逗他的孫子玩，等待那難得出來的太陽。我明白老頭子的心境是異常寂寞的，除了那孩子以外，沒有人和他交談上幾句。

好幾年前，他的兒子當差去了，留下現在這三個人，一去就不再回來了。有一天老頭子對我說

「他打國仗去了，我這條老命倒無所謂，你叫他的女人和小娃吃啥？」

「一封信也沒有回來麼？」

「沒得，起先我還在等，現在我就不這麼想了，我富他是死了的。」

那些日子的谷子漲得好快，不久，那兩隻長大的花豬也拿到場上去賣了。就是昨天傍晚，他在屋簷下和孫子在吃稀飯，好像自言自語而實在是對我說的：

「這小娃多可憐，明天他媽要離開家了」。

「不回來」了？」

「是的，跟別個去了」。他的意思我是明白的，我說：

「二天你兒子回來……」

「他怎能還有命回來。她等了好多年，活不了，我主張她跟別個去生活的，就是回來了也不怨誰，這事情有我的份作主」。

「是她的意思麼？」

「不管是誰，她都應該再嫁人呀。她還年青，難道我不爲她後半輩子想想麼，我的兒子已經害了她了。」

「小娃不一起帶去」？」

「這就是我們劉家的一條命根了，我要留着的，雖然以後的日子誰也不知道怎樣過。」

今天，隣舍的幾個老太婆都很忙碌的在劉老太爺的家進進出出，但她們却一點也不爲這樣的喜事而稍露高興的神色，默默的來，輕輕地交換了兩句話便去了，好像不值得過份張揚似的，因而這頭喜事就顯得有點不像喜事了。

一陣騷動，三幾個小童擁着兩乘滑竿到院子裏來。滑竿上面着一個穿藍布大褂的中年漢子，後面跟着一乘是空着的。一會工夫，劉太爺和兩個老太婆默默地陪着他的媳婦出來，她穿了一身舊陰丹士林布旗袍，低着頭，跨上滑竿，滑竿伕子把她作爲嫁粧的一個小包袱縛在滑竿上面。

兩乘滑竿抬起了攔在滑竿伕子的肩膀上，等待舉步。女的一直沉默地看着地下，最後她看了一下劉老太爺，他挽着小娃，揮了一下手，這一對新婚夫婦便被抬走了。

、「那新郎子做啥子的嘛」？有人低聲問。

「賣猪肉的，家裏有好幾担谷子，死了老婆好多年了，還沒得娃兒」。有人低聲回答。

這一頭喜事，就這樣無聲地結束了。

三月，二十一日。

宿 店

滑竿走到渭沱灣，滑竿快子說不走了，今晚就在這裏歇腳。道時候原先是微細的雨下得濃密了起來，村邊幾家房子的炊烟被埋沒在朦朧細雨中。

這鄉場實在太小了，只有一條破破爛爛的街道，所有的店家都在這裏。通過一條木頭已經有點枯朽了的小橋，繞過一些破落的泥巴房子，便到了街上。街上靜寂得沒有一個人，我們衝過了一羣正在覓食的小豬，牠們熬叫幾聲打破了這寂寞。最後，滑竿把我抬到鄉場盡頭的一家鷄毛店門前停下來。

這鷄毛店簡直沒有門面的，滿地是豬糞，簷前只掛着個破了的紙燈籠。舖子旁邊是豬欄和堆滿了高粱桿，這以後就是亂七八糟的石頭和倒塌了的房子。很久很久，從異常黑暗的裏面走出一個老頭子來，他以驚訝的眼光看着我這陌生的來客。

「有房間沒得？老太爺。」我問。

「我們這裏沒得房間的，先生，只有舖位」。老頭子說，一邊從褲頭拖出一個烟袋來。

天色漸漸黑下來，那個抽鴉片烟的滑竿伕子把我的行李放下來，說：

「將就一夜吧，前面靠不住，犯不着趕夜路」。

「舖位要得嘛」。

「講得很個，先生你不嫌……」

老頭子帶我到裏面去。一陣霉臭夾雜着濃烈的豬糞氣味撲過來，在黑暗中，我摸到了那舖位。那是好多張床連在一起的，鋪着稻草，上面蓋了一條破蓆子和一個瓦枕頭，床頭一張茶几上放着一盞積了厚厚油漬的桐油。

當我從外面那家麵店吃了兩碗麵和一杯乾酒回來，天已經黑下來了，鄉場上靜寂得像一個空無所有的死城，除了遠遠偶然傳來幾聲犬吠。那老頭子看見我回來了，從櫃檯裏爬起來，拿着一罐桐油為我的燈盞添了一點油。

「老太爺，這一向生意好得很嘅？」我問。

「今天就是你先生一個人來照顧」。老頭子添好油，坐在對面的稻草鋪上拿出烟袋來，好像要和我聊下去似的：「一向都沒得好多生意」。

這麼大的一間鷄毛店就只有我一個單身的旅客，而且裏面又是空洞洞的破爛得不堪，風不時吹進來，使人感到恐懼。

「他們不在這裏歇麼，那抬滑竿的？」

「他們不敢，通通到熟人家裏躲去了」。

「啥子不敢嘛？」

「你們外頭人不曉得，這幾天拉得緊，上頭催着要交壯丁」。

「就爲了這個你連生意都沒得了？」

「可不是，那個敢在這裏歇，除非晚上走不攏城裏」。

「他們都在夜裏抓人」？

「是的，但白天也幹，先生，這一帶好荒僻，抓了去誰也不知道，就是知道了也沒得用」。

「這幾天抓過麼？」

「碰不到，要不然還會客氣」？老頭子看出我臉上的不安，停了一會，噴一口烟說：

「你先生雖然是外頭人，但是用不着擔憂」。

我表示不明白不用怕的原因，他笑了起來，說：

「他們不敢惹你」。

「我身上又沒得匣子砲」。

「你們是辦公事的」。他用烟桿指着我左襟上的証章：

「他們捉的是沒有辦法的人，這年頭倒楣的還不是老百姓麼，唉唉，咱們老百姓的命好苦。請

了，先生，早點歇明早好趕路」。

我躺在發散着霉臭的床上。夜靜，門外有人持火把走過，火光自牆上的破隙透到裏面來。

遠遠有一兩聲犬吠……

魂 歸

這一向，鎮上的人心惶惶，因為「陰兵」連日打這裏過境。

那是入夏以來最酷熱的幾天。晚上，店家打了烺，店伴們都赤膊在門外鋪了草蓆睡覺。午夜，靜寂中突然傳來了震耳巨響，一陣狂風捲起了街上的石子和樹葉，人們在睡眼矇矓中彷彿看到一條火龍迅速地劃過消失在街的盡頭。恐懼佔有了那些露宿的人，他們點着了亮油壺，全躲進屋裏去。

一個上了年紀的人，和一個後一輩的人說：

「又過陰兵了，每一年總要來這麼一趟的」。

「就是剛才那像團火一樣的」？

「是的，那就是大隊牛頭馬臉和蝦兵蟹將」。

「它們從那裏來的」？

「鄭都——那個鬼的城市」。

「它們到陽間來幹嗎？」

「也許是人間的罪孽太多，這是什麼年頭？你說。剛才那一馬當先的恐怕就是驅魔大臣，雖然有那個看見」。

「它們將往那裏去呢？」

「沒有人知道它們將往那裏去，那能够是我們所能知道的呢」。

今夜，雖然滿天星斗預告着明天仍舊是一個酷熱天，但却有一點輕微的風。這店家的小樓上早就聽見斷斷續續的洞簫聲了，店裏的伙件和同店的房客都到那兒去乘涼，沒有人敢到門外去睡了。還是那樣靜寂，除了小樓窗口鄰近的後院子裏有幾隻草虫的鳴聲以外。乘涼的人靜靜地在抽葉子烟，心上還留存着昨夜的怪聲魅影，只有那個愛吹簫的人不時吹出一些悲涼的音調來。

半邊月亮躲在黑雲裏，後院子很幽黯，有時一陣微風吹來，那幾株不知名的小樹便擺動幾下，好像移動着幢幢黑影。

當洞簫淒厲的聲音停下來時候，那個上了年紀的人說：

「你這樣吹快要把那些鬼魂引出來了」。

「我不是今天才吹這洞簫的。」那吹簫的人說。

「但是你今晚吹的聲音特別悲涼。真擔心，你的聲音會叫喚那些鬼魂回來的」。

「你說的是……」

「是這裏冤屈死在行伍裏的人」。

「那麼，你說他們會聽到我的洞簫」？

「是的，他們熟悉這悲涼的聲音，一聽到就要回來的。好多年前這店家也有一個人愛吹洞簫，而且比你吹得還要淒涼」。

跟着，這上了年紀的人說起了一件奇怪的往事。當他還年青的時候，一個同伴愛吹洞簫，有一年深秋，也就是在這個小樓上了，夜涼如水，對着後院子裏的唼唼落葉，這人好像啜泣似的吹起那使人心寒的洞簫。一會，幾個形容苦痛的影子在面前搖幌着掠過。那些日子川北鬧着災荒，惡人殺

好人，對了，那就是冤屈死去的鬼魂，它們爲這凄切的聲音喚回來了，其中一個影子就是被虐待上吊而死的，那就是隔壁方大爺的妾侍。巧得很，子夜時分，他便遇到了湖南人「趕屍」回老家。

「就在這街上經過」？

「不，唵，就在後院子對開那山旁的小路，那時還沒有那棵黃桷樹，只有一棵松樹，那術士暗裏念念有辭，在黑暗中趕着幾個會走路的黑影。」

「是影子，不是死屍麼？」

「是一團黑漆漆的，誰也不知道那是什麼，沒有人敢看，這小樓的沒子闔着，全鎮的人都要迴避」。

「他們都是回湖南的？這些死人。」

「是的，他們來四川做生意，但是不幸死在異鄉」。

那吹簫的人好像默了似的，不再吹他的簫了。一會，他茫然的問那老人：

「現在沒得趕屍的」？

「很久就沒有了。真的，假如現在有多好。」

「爲甚麼？」

「不爲別的，就爲了趕屍。」

「那些死在這裏的外頭人？」

「不，是那些死在外頭的家鄉人。這些年來我們鎮上爲了打國仗出去多少人呢，算得出來的，他們連屍也不曉得葬到什麼地方，唉唉，要死也得讓魂魄回來自己的地方見祖宗呀。」

「他們是永遠不會回來的了？」

「是的，但是他們多麼想回來呀。」

三十三年，十二月，二日。

風雨夜

釣魚山下的房子就好像中世紀的莊園一樣，若干戶人家關在一個大院子裏過日子。我住的院子原是一個大廟，因為這裏都是很少人到的荒村，天一入黑，就沒有人肯再走出來了。當院子裏那個唯一的和尙在每尊破神像面前添過油，上了燈，院子的大門就關起來了，荒涼和寂寞便佔有了它。

今晚有風有雨，院子裏的人家很早就睡了。大門旁邊那間破房子還有燈火，那裏住着一個老頭子，他才回來不久。這老頭子靠在附近村落賣點胡豆花生米和老酒過活，入夜以後才一拐一拐的回來，熬着一些破木頭把早上剩下來冷飯烘熱吃。

我時常找這老頭聊天。住在這裏的人好像在一個靜止的世界裏一樣，太寂寞了，彼此都願意聊聊天來打破寂寞。今晚當我到達他那裡的時候，他剛吃完了晚飯。

「老頭，遠有花生麼？」

「先生，有的，焦得很呢」。

「抓五十塊要得」。

我坐在一張板櫬上，剝着花生。

「先生，來碗乾酒麼」？

「一碗吃不完的」。

「吃不完，天氣好冷，吃點暖和暖和」。

他用一個小碗爲我倒了碗乾酒。這是一種劣酒，滲入過多的酒精，很難吃。我勸他也吃一點，他照辦了。

「這一向生意好麼」？

「沒得多少，小買賣只是混着過日子的」。

「還够過活」？

「還好，餓不死，反正也發不了財」。

「要是多一個人幫你的忙就好了」。

「原先是有一個兒子和媳婦的」，他沉下面孔，呷了一口酒，說：「兩年前去當差了，一去就沒得消息」。

「媳婦呢」？

「半年前跟了別人。沒得辦法，待在這裏只好等死，也許以後這半輩子她還有好日子過。……」

……

他把那碗酒喝光，跟着說：

「再來一碗，我請客」。

桐油燈發出迥迥的聲音，不時閃出一點火星。

忽然傳來了幾聲犬吠，跟着就增加起來，好像十幾隻獵犬在一起狂吠，在風聲中，還夾雜着幾响卜卜的槍聲。山村靜夜，再沒有比這樣的聲音聽得更清楚，也沒有比這樣的聲音更恐怖了。

「又燒匣子砲了，是那裏響」？

「河邊那個汪莊院子，一個大紳糧，娶了九個姨太太，有的是谷子和金子」。

「有人搶劫麼？」

「還早得很。一聽了狗吠就響槍示威，那院子裏有十多條狼狗，不知有多少匣子砲」。

他喝得很多，面色更紅了，話便不斷的湧出來：

「有錢人就怕這個。你聽那槍聲就是隨時準備開火的……不過真的劫起來倒也够慘」。

「劫過了麼？」

「沒有才怪。先生，這是啥年頭，谷子漲到好多一担，最近一回是十多個兄弟來動手的，那晚也像今晚一樣有風有雨，還客氣，只搬去了二十來隻箱子。那晚上誰也知道的，光聽那子彈飛過的聲音就覺得可怕，可是沒有人敢走出門口，那個不要命嘛？」

犬吠聲沉寂下來，除了風聲和打在破屋上的一點雨聲，一切都是那麼靜寂。

「我的命是六七十歲還要賣花生老酒過日子，這一輩子也够苦的了，但我覺得也無所謂，你想，發了財又怎樣？這年頭，財發在幾個人身上有啥意思？」

第二碗酒也乾了，我要付酒錢，他馬上表示拒絕。

「你只能付一碗酒和那些花生的錢，我說過在先，後一碗算我的。」

走出到那間破屋子，外面的風更急，飄着雪雨，院子內那條小巷幾個神前像的油燈都給吹熄了，我摸着牆壁回到房間去。留下陪伴那老頭子的，仍舊是無比的荒涼，寂寞。

繹伏的葬儀

雖說不過是深秋天時，但不時飄着細雨，也就感到有點涼意了。堤岸邊這一陣子很清靜，沒有木船上灘，碼頭上的繹伏照例在這家茶社吃茶，等待上灘的木船臨時僱用他們拖過這一個險灘。

茶客有些在打瞌睡，有兩桌在打牌九，只有幾個年紀較大的茶客咬着葉子烟從靠近江邊的窗口寂寞地望到江上去。對江正烟雨迷離，幾隻漁舟在江上撒網。爲這蕭煞的涪江秋色添上最有詩趣的幾筆。

突然一陣騷動，茶社最面熟的茶客王大麻子捧着一頂盛了一些零碎鈔票的大草帽進來。

「兄弟幫自家兄弟的忙，咱們在外頭做活路的人就是自家兄弟，沒有話說」。王大麻子嚷着。這一帶的人沒有不知道王大麻子是這碼頭頗吃得開的人，每次只要他出來對兄弟說什麼，就總會有什麼事情發生的。

「隨便認捐一點，買不起棺材也得要顧人抬去找塊土埋了呀，這年頭誰能担保自己明天不會被人埋掉呢……」王大麻子大聲說：「各位老兄，兄弟只在各位面前走過一趟，做事要爽快，咱們都是窮鬼，只有窮鬼才肯幫窮鬼的忙，何況那位老兄又是死在異鄉。再說嘛，這也是江湖上的規矩，用不着說的……」

「是那一個？王麻子」。坐在錢江邊窻口的那老頭子問道。

「天曉得他是那一個，連名字也沒有人知道，管他是那個嘛，說不定我在外頭完蛋那個知道老子叫什麼」？

「不是本城人」？

「還不是一樣，反而是死在我們這碼頭上」。

「爲什麼死的」？

「那個曉得，他的命數完了就得走路，拉繯不是人幹的，自然得遲早要死」！

「唉，人命就是這樣不值錢」。老頭子太息着。

「劉老太爺，這是什麼年頭，死了倒反而安逸些」。

王麻子在每一張桌子裏面前走過，茶客大都掏出一點零錢出來放在大草帽裏面，真的只走了一遍，他就走出茶社去了。

在江邊，一具青紫色的屍體直躺在地上，赤着腳，只穿了條全是補釘的褲子，連一件上衣也沒有，兩個滑竿伕子正用幾塊大幅破布把死人開始包裹着。

「就是這末多，大家兄弟，幫幫忙就是」，王大麻子捧着大草帽裏的鈔票往地下一擲，說：「還沒數過，不曉得有多少，總之數目够了多喝兩碗乾酒，不够就請兩位老兄幫忙了」。

「大家兄弟，沒得話說」。一個滑竿伕子說。

死人很快就連頭腳也全包扎好，像一個木乃伊。滑竿的坐墊解了下來，把死人放在兩條竹竿上，用麻索緊緊的捆着，然後把預備好了的一隻雄雞雙腳縛在屍體當中，雄雞各各的叫起來。

滑竿伕子燒過了紙錢，王大麻子說：

「好了，送這位兄弟上路吧」。

如同平時抬滑竿那樣，兩個滑竿子把死人抬上了肩膀，打了幾個圈子表示使死人的靈魂迷路，不再回來舊地。

「唉，廿年後又是一條好漢，好吧，對不起，我不送了。」王大麻子說。

雄鷄突然站起來，掙扎了幾下又蹲下去，隨着這不幸的纏伏沿着江邊向劉家店子那邊去了。

黃昏時分，茶社還有幾個纏伏待在那裏，那兩個滑竿伏子走進來，一個揹着空滑竿，一個拿着一把鋤頭和提着一隻鬮子還滴着鮮血的雄鷄。

他們坐下來，么師泡了兩盅花茶上來。

「那麼快就埋掉了」？么師說。

「劉家店子又不遠，快什麼」。

「今晚上喝他兩杯，紅燒公鷄好安逸。」看着那曾經是祭品的公鷄，么師也有點饞起來了。

「你龜兒子今晚也來乾兩杯，沾死人的光。」

么師滿足地笑了起來。

旁邊幾個纏伏面對着那曾經埋葬了自己底同伴的滑竿伏子，又看着那隻鮮血淋漓的公鷄，面色十分沉重地停止了聊天。他們感到有點悲涼，誰也說不定自己那一天突然倒下來又要麻煩王大麻子出面請大家幫忙，纏伏是世代窮困的，他們的命運是異常的慘淡。

細雨飄着，落葉飛舞，好像爲那不幸者唱一隻輓歌。

更 伏

我到松林崗來作客是很偶然的，那一年我從醫院出來，體力不容許我工作，必須休息一個時期，恰巧這時候友人李君自鄉下到城裏來，說松林崗鄉下有多餘的房子，要我到他那裏去住些時候。我馬上表示接受這好意。我將苗兄給我的四千元支票換了現款，便乘車到鄉下去了。

初到的一夜，躺在床上，我聽到一陣梆子的聲音遠遠的傳過來。稍停一會，梆子的聲音由遠而近，最後一線燈影在我的紙窗上掠過，幾下梆梆也就敲得更響，以後又慢慢遠去了。這一晚，我聽了好幾次梆梆才到天亮。

第二天晚上，當這梆梆的聲音正要來的時候，我推開紙窗，隨着梆梆的聲音看去，在濃重的夜霧中，一個用帕子包着頭的老頭子提着一隻紙燈籠、膀子夾一條竹筒，踉蹌地走着，另一隻手一面敲着那竹筒，發出有節拍的梆梆的響聲。當老頭子在窗外走過的時候，他驚訝地停止了敲打梆子，

抬頭望了我一下，隨即說：

「二更了，你先生還不歇？」

「要歇了，老太爺，今晚上好冷呵。」

燈光映着他灰白的鬍子，看見他無可奈何地笑了一笑，再也不回話，又敲着那梆子走了。

梆、梆梆……

這年老的更夫雖然是本鎮人，但很久以來他就是孤零零的一個人，很少人知道——或者不願意知道他的過去和爲什麼淪落得這樣潦倒。起先他是在陳家院子的紳糧陳老太爺那兒當長工，可是到底因爲年紀太老了，他的氣力允許他做的苦工就不多，戰爭第三年，鄉下的谷子漸漸地貴了起來，陳老太爺覺得這樣的長工其實就是等於長期供養一個不能做多少工夫的老頭子，豈非白白開多一個人的伙食，雖然這麼老的人也不會吃得多少，但命運終於決定：他被辭退了。他拿着一網破棉絮和一根烟桿離開了陳家院子，他不知道往那兒去，一個人到了暮年，依舊免不了在茫茫的路上向不可知的地方去。

順着陳家院子的田邊石板路一拐一拐的走，天黑時分，他到了靠近松林崗山背一座破爛的小廟，他實在疲倦得很了，於是坐下來抽一袋烟。由於這小廟的破爛知道它的烟火並不旺，地上全是破爛的草蓆和燒飯剩下來的枯炭，平日過路的乞兒大多數是在這兒歇腳的。

從那一夜起，這小廟便成了這老頭子的家。

起先是松林崗近來夜裏時常發現小偷，也由於有人憐憫那老頭子的遭遇，不知道是誰出的主意，由地方上僱用他替松林崗打更。沒有人想到一個上了年紀的老人在一夜間起來若干次是否受得了，尤其是在這嚴寒的冬夜，他們只知道按月給他幾升谷子和一點小菜錢便是很大的恩惠了，除此之外，松林崗上有幾家善心的老太婆會時常送給他一點雜糧，和吃剩了的小菜。自從松林崗有了打更的，晚上竟安靖了許多，以前是每晚都有好幾次犬吠，狗一叫人們便意味着那是甚麼一回事，但現在連狗也難得叫了，代替它的是足以令松林崗的居民放心安睡的梆梆……

老頭子白天很少離開小廟，有太陽的日子他老是坐在廟外，抽着烟桿發呆，不做甚麼，也沒有知道他心裏想甚麼，就這樣看着每一個過路去趕場的人，唯一的伴侶就是一羣看牛的孩子。他就

這樣沉默地等待太陽的影子從東邊移到西邊，然後開始他敲椰子的的工作。陰天或下雨天他就索性躺在牆角稻草堆上的被窩裏不起來，小廟到處都漏雨，只有那一塊牆角還可以庇蔭風雨。

每晚，他的地舖旁邊點燃着一根香，這就是他的時計。老頭子在夜裏恐怕是難得好睡的，當一根香燒盡了，他點起另一根，然後從被窩裏緩慢地爬起來拿來着那隻椰子沿松林崗的每一條小路一面走一面敲着。當第二根香燒完了又重復了先前的工作，一直到燒完五根香，老頭子的工作也同時結束，天就亮了。

當我到達松林崗兩個月以後，一天我們在門前晒太陽，那老頭子一拐一拐從屋後打我們院子前面走過，白天他是難得上山來走動的，李君的太太這幾天原打算要送點胡豆和蘿蔔給他，因為山下的一家佃農送了很多雜糧給他，自己一家人吃不了。

「老太爺，你來得正好，拿點蘿蔔回去吃嘛。」她說。

「謝謝你，我回頭來取，一點點够了，一個人吃不了多少。」老頭子說。

「你趕場去麼？」

「不，找劉保長去，我這兩天不舒服，晚上起不了來」……

「那麼就歇兩天再說吧」。

「一歇就沒得人打更……」。老頭子又慢慢地走去了。

一直到天黑，老頭子還沒有回來取她預備好放在一隻簞箕上的蘿蔔和胡豆，入夜，天忽然下起雨來，而且還刮着風。

但椰子的聲音又遠遠地敲着來了。

當椰子的聲音經過窗外時，我偷偷地推開窗子，老頭子戴了一頂斗篷，冒着風雨在泥濘上吃力地走着，燈籠被風吹得快要熄滅了，椰椰、椰椰，夾雜着踏在滲滿水的泥巴上的聲音，步履是很難支持的樣子，敲着椰子遠去了。

第二天起一連兩夜，這椰椰椰椰的聲音再也聽不見了，沒有人表示注意到這意外，偶然談起，人們不過如此說：「打更的昨夜爲什麼不來呢」？但沒有人追究下去。但是第三夜，椰椰的聲音依然沒有來。翌日早上，人們便開始焦急起來，這時候劉保長上山來報信，說老頭子不知甚麼時候死

在小廟裏了，屍體已經發臭，脚指給耗子咬去了好幾個，身體還是濕的，這說明了那天夜裏給雨水打濕了以後倒下來。因為連日陰雨，連看牛的孩子也不到小廟去玩，老頭子的屍體便躺了三天三夜沒有人發覺。

「怪不得，那天好像沒有聽見敲五更就天亮的」。李君的太太這才想起了那夜的情景，於是斷定老頭子帶病在寒冷中冒着風雨打更，實在支持不下去了，連五更沒有敲就完結了。

「爲什麼劉保長不讓他歇幾天呢」。她說。

「劉保長這個人真狠呀。」一個善心的老太婆搭嘴說：「想不到一個好老頭子也得不到好死，真是南無阿彌佛……」

李君太太看着簞箕上的蘿蔔和胡豆，很久說不出話來。

蜀道

一個寒冷的冬日，我在被人譬喻作上青天還要困難的蜀北山路上走着。沒有平原，就是稍為平坦的路也難得見到，公路曲折地在連綿的高山上環繞着，一圈圈的伸向遠方。山路結了霜雪，濃重的霧把山頭封鎖了，從路邊望到山脚下是看不到底的一片白茫茫，就像在雲海裏浮遊一樣。默默地走着，便想起了當年人們是怎樣走出這些路來的呢。

很久以前，這些方地都是無比荒涼的叢山，從這一座山跨過另一座山就只有走那些石板砌成的羊腸小道，橫過了一個坐落山脚的鄉場以後，接着而來的又是險要的棧道。那些旅人攬着背包和手杖在日出之前就起行了，不論雨淋日晒和漫天風雪，他們都得艱難地走着，傍晚投宿在一家無法躲避風雨的鷄毛店渡過一個孤獨而淒涼的長夜，那身風塵，你可以了解一個旅人長途跋涉的辛勞。

不知從什麼時候起，這山壑地帶的羊腸小徑變為康莊大道，沒有人能知道也沒有人能想像，人

類征服自然曾經付出了多少血汗，但人們永遠不能忘却那些使人感動的往事。那一夜，雪花飛颺，我們烤着一盤熊熊炭火，驛站的老主人剛吃了兩碗乾酒，臉上泛起紅光，他說的，誰也記不起是什麼時候了，有很多人爲了得到溫飽，隨身帶着一條單被一張草蓆和一隻烟袋就離開自己的家園，來到這無人的荒山，憑着一把鶴嘴鋤開山造路，不論太陽像火燒的大熱天和現在這樣寒冷的天時都得冒最大的辛苦去工作。就在這無數後人走過的路上，他們當年有些受不了瘴氣的侵蝕，帶着一個浮腫的病軀回到家裏，再揀些日子就完了；有些還來不及望望家裏的人就在山上倒下來，永遠埋在路邊的黃土裏，連一塊木頭墓碑也沒有。在蜀道走過而忘却了那些沒有名字的英雄，那真是一種罪過。那一夜，我沒有好好睡過，默默地爲他們的靈魂祝福。

在路上走着，那峭壁荒山像城牆，是一個無法突破的險關，沒有一個旅行人不對這劍門七十二峯想起了那些還用原始的弓箭刀槍作戰的日子，蜀漢時代，兵家們曾經在這裏費盡了心思，那個叫做姜維的就是在這裏堅守着蜀北的咽喉，然而鄧艾却繞道而入，不少人就爲了這而替孔明嘆息。直到現在，偶然還會有一個旅客遙指着叢山之間說：那裏麼，唉，那就是諸葛亮費志以歿的地方了。

現在，從山上的大路到僅能容納一個人走的小路上走着，我坐的是人間最殘酷的交通工具！——滑竿。日落黃昏，我穿過一座疏落的林子，那意境是令人沉醉的，但是一個人欣賞這意境恐怕是有意逃避人間的罪惡，蜀北是出名貧困的，災荒械鬥和疾瀉經常降臨，這些年來，戰爭又從那瘦脊的土地上奪去了一些生靈和谷子，那裏的人正過着一種黯淡的生活。

每天自朝至暮，無數人在這些崎嶇的山路上掙扎着來換得溫飽——有好多更可悲的還要藉此換一點鴉片。板車滿載着鹽磚由一隻矮小的驢子拖着，一個衣衫襤褸的人沒精打采的在後面推，非常吃力地慢慢上坡。長年勞作的驢子失去了原有的生氣，鬣鬣瘡疤長在現出了骨頭的皮上，破損的創口流着濃水，從牠們那變海神采的眼睛便可以了解到牠們的感情和那悲慘的命運。而在後頭推着的那個永遠沉默的人呢，沒有人相信他的命運會比前面的伙伴好多少，他們的遭遇原是一樣的。

路是無窮遠的，路上的人間不幸景已就永遠不會停止，在山路上走着，人們便有太多的嘆息，那些苦命的人有一頭驢子來做夥伴已經算好了，更不幸的是自己做驢子，他們把鹽磚裹在草蓆裏揹在肩上，另外用一根木杖休息的時候支着鹽磚。灰色的臉上流着汗水，揩起沉重得像石塊的東西爬

坡。每天三頓在驛站前的小店以一小碟鹹泡菜下幾碗糙米紅苕飯，敲兩塊火石抽一斗葉子烟，到了歇脚的鄉場還得抽足夠的鴉片。他們難得說一兩句話，好像這就是命運，默默地從別個小城揹來，又默默地揹着到另一個小城去，一直到倒下來的那一天，他們的日子都是那麼慘淡的。

在寂寞的蜀道旅途上，我時常想着，這個曾經被叫做天府的人過的是一種怎樣的生活，唉，已經不知幾世幾代了，他們的命運都是那麼悲涼的。

涪水小拾

子規

暮春三月，當野杜鵑開遍山頭的時候，杜鵑的啼聲也將要停止了。

沒有人聽到子規的啼聲不感到悵然的，那不是一種愉快的鳴聲，而是一種無限悲愴的綴泣。雖然子規不會到南方來，但那些日子留給我太多的悲哀，我不能忘却那含着淚水的哀啼。

我想沒有比山國雨後的月夜更荒涼的，子規最愛在這時候出來，像向人間傾吐心裏的抑鬱，那些流落異鄉的人靜靜地啼聽着，「姑姑呀，姑姑呀」的聲音好像永不休止，善感的人也就一夜不得好眠了。子規一直要啼出了血才走，那聲音是帶着血絲吐出來的。

那些地方從沒有人在籠子裏養一隻子規，是養不活呢，還是恐怕它帶來太多的悲哀。

柏園

坐擺渡橫過涪江，柏園就在望了。

在大廟門外吃一碗這小鎮有名的豆腐腦。那老頭子在這裏賣了二十多年豆腐腦，他說的，這些柏樹比他的年紀要大四十歲，一百年前，這大廟前一代的和尙種的。數十棵兩個人也無法合抱的柏樹圍成一個綠蔭的園子，樹頂上成羣的烏鴉在盤桓。

大廟已經很破落了，現在門口正掛着一個辦理役政的機關的招牌，把大廟的房子佔去了，只剩下一個漏雨的大殿，一尊灰泥褪落了的菩薩在那裏留給別人跪拜。

每天柏園裏都來了很多遊客。大殿的香火也從沒有停過，那些虔誠地在那裏膜拜的幾乎全都是女人。他們都有同樣的心事，請求菩薩保佑她們遠行的丈夫和兒子，但是菩薩不能告訴她們懷念着的人在那裏和是否還在人間。而大廟旁邊那個辦理役政的地方，就是把她們的丈夫和兒子送到遠方去的。

柏園的走道上還屹立着一座貞節牌坊，長年的雨淋日晒，牌坊已經很殘破了，但還沒有倒，如同柏園裏的柏樹一樣，它還要在這小鎮的人民口中一代一代的留傳下去。

從柏園出來，鄉下的女孩子挽着一籃櫻桃向遊客兜售，這是今年第一次上市的，那女孩子說：山上的野櫻桃熟了。

西 窗

連日陰雨，正是蜀北的黃梅時節。

小樓上一燈如豆，打開朝西的紙窗，外面是一片靜寂，靜寂中，只聽到雨打着院子裏的梧桐葉的滴答聲，今夜，連隔壁那把寂寞的胡琴聲也聽不到了。

過了一個愁人的雨夜又是一個愁人的雨夜，有人對着那盞幽黯的油燈太息：戰爭好像永遠沒有盡頭，這短促的一生就在離亂中渡過了麼。有人想起故園的雨打芭蕉，但是那殘破的園庭只能够在回憶裏尋覓，在這樣的雨夕，想起什麼時候回到江南去看那故鄉的雨景，便有了輕微的哀愁。

早上是一個清朗的晴天，推窗遠眺，這古老的小城像沐浴過了，風砂平定，屋宇一塵不染。黃昏時分，微絲細雨落下來了，又是一個惱人的雨夕。

釣魚城下

—

一個細雨朦朧的早晨到達這座大院子作客。大院子在一列長長的高山下面——山上就是釣魚城。不知什麼時候了，人們起給這座大院一個叫做白鶴庵的名字，因為年久失修，庵裏已顯得非常破落了。在陰森的房子裏，現在是一個只有二十來個職工的生產機關，和七八家人家。

來到這個地方已經好幾天了，雨一直沒有停過，住的地方在大院子的最末一座，每天只聽見山水嘩啦嘩啦的自釣魚山上傾寫下來。這個大院原是個清靜的了，現在把人困在那間古舊的房子裏獨自聽流水的聲音，就更覺得寂寞了。

今天忽然放晴了，我離開那間發霉的房子，走到院子前面來。大院子以一條潰爛的泥牆圍着，

後面就是一條險峻的高山。六百多年以前，忠勇的王堅和張珏就在這裏演出了守城戰的一幕可歌可泣的故事，現在是無論如何也找尋不到昔日車水馬龍那種盛況的痕跡了。

二

天晴了以後，院子的石板地上一早便傳來了那些小孩子們的吵叫聲，他們是院子裏一個頂小的保國民學校的學生，現在他們要出來昇旗了。

孩子們在石板地上玩着一些杏子核或者別的把戲，他們赤着腳板在跳，一點不覺得冷，雨天已把他們悶得發荒，盼望晴天已經很久了。

一會，那個校長出來了，喊了排隊，小孩子們便斜斜歪歪排成幾個行列，校長如同例行一種什麼公事似的叫着秩序表上的次序，很快便唱起國旗歌，一面國旗在濃厚的晨霧中上昇。

以後，他們就跳着跑着回校舍裏去了。

那個校長，就是我在門口散步時常看見的，他把藍布長褂撩起，光着腳板挑水，採柴，實際上

校長是他，教師，工役，燒飯也沒有不是他一個人包辦。

有一天黃昏，在離院子不遠的那家小廟的小酒館裏，那校長以一根麻花下一碗老酒，他告訴我，學校只有他一個人，忙不過來，上頭又沒有經費，餉也欠了好些日子了，最近他寫了一個呈子給上頭，除了請求發下積欠的餉，另外請求多聘一個先生。

他吃完了那碗酒，帶着一點醉意，說：明天請過來我們學校看看，太不像話了。

三

吃過晚飯到門外散步，小廟的一個和尚剛和院子裏一家人家吵過架，這和尚已經中年以上了，穿着一身灰黑的道袍，他嚷着：這還成話麼，我們吃什麼？

這留下來僅有的一個和尚原先是住在庵裏的，後來因為院子給人佔了，自己就退到那間小廟去，院子裏還供着許多菩薩，每晚在菩薩面前添幾滴油的工作，便由他來負責。院子裏的空地都給種了菜，其中有一塊是人們留給他的，誰也不能侵佔，現在他正打算種些蘿蔔，可是今天來院子裏點

燈，發現他的地皮有一半給別人種了白菜。

這事情當然會有人出來主持公道的，那是一個咬着長烟桿的紳糧，他帶着責備的口吻說：「他的土佔不得，連他的米糧也是地方上供給的，爲什麼偏要佔他的土？」

爭執就此了結，那個和尚一聲不響地挽着盛油的瓦罐回小廟去了。

四

離城太遠，這裏的人家難得到城裏走動，院子裏五十多個人的糧食和一些零碎事情委托一個中年人去辦，每天早上天剛亮他就走了，不論雨天和落雪天都沒有一天停過，這是他拿別人的酬報所做的工作。

每當天黑了的時候，這個人便挑着一担籬子回來，他爲我們帶來蘿蔔，牛肉，菜油，隔天的報紙和信件。

在鄉下本來一早就應該睡了，如果正當我要睡的時候而那個中年人還沒有回來，我是無論如何

也睡不着的，我期望着遠方的來信和滙票。

這個人大都在我將睡的時候回來的，於是我常在床頭的一盞桐油燈下展讀友人的來信，他們也偶然給我一些喜悅的訊息，可是我也常常失望。

天一入黑，山村就寂寞得像一池無波的死水，生活在這中間便覺得十分寧靜，連一個草蟲的叫聲和山後的流水聲也不會打擾過我，如果有，就是那些我等待着的信息了。有些時候，它們帶來了足以使我激動的事情，我的情緒如受到侵襲，有大半夜我失眠了。

如果那天那個人沒有為我帶來什麼訊息，失望之餘，雖然可以安靜地睡着了，但是半夜醒來，聽遠遠的村落兩三聲犬吠，我便不能再入睡了，我想起了更多使人永遠不能忘却的舊事。

每夜，我等待着那個人到來，他為我帶來一點喜悅，一點悲哀。

州三年，冬，合川。

小城年景

戰爭第五年，一隻繃夫吃力地拖練的木船，載着我沿嘉陵江逆水而上，到了合州，轉入涪江再走幾天幾夜，在一個欲雪天的日暮，到達蜀北的重鎮某城。碼頭冷落得只有幾個繃夫在收拾竹皮纜，踏着上坡的黃沙，回頭看涪水的烟霧迷離，我這個孤獨的旅客也就不禁要說：好荒涼的小城呀。

到了城裏，店家已經點上了燈，一家雜貨店掛滿了春聯一類的年貨，我驚訝地問替我挑鋪蓋的孩子這時候是什麼日子，他說：「昨天才送過灶，快過年了。」乘着緩慢的木船在江上走了十幾廿天，真想不到日子就這麼快的溜過了。原先就打算在這小城逗留些時候的，而今正好趕上了年節，雖說異鄉過年不免會引起一點鄉愁，但離亂之秋，又怎能够每年都在同一個地方渡歲呢。

除夕前幾天，鎮上的店家都忙於結賬，這是很早的時候遺傳下來的規矩，一交大年初一他們便都去玩了。這小城本來就不大，店家都把大門關上，做生意的也半掩着門，早晚在街上走似乎就有

點寂寞之感了。我住在東門一所靠街的店家小樓上，從窗外望着這冷落的街景，看着同屋的房客那麼熱烈地準備迎接新歲，我這單身的旅客也就覺得更其孤獨了。

晚上，樓下那染坊的管事提着一個亮油壺，一瓶乾酒和一包花生米上樓來和我聊天。這個人原先是在鄉下當一個保國民小學的教師，他這樣和我說過：「工作忙倒不去管牠，但是要欠三個月餉，你說辦啥子教育嘛」。他決意不幹了，做生意實惠得多，於是就做了這染坊的管事。不知怎樣的緣份，當我到達那小城來的第一夜就到這裏來的，可是我要找的人湊巧到了五十公哩以外的小鎮去做買賣要兩天後才能回來，這管事就招呼我住下來，說也奇怪，我們就這樣成了朋友。他把花生米攤開，一定要我飲一點酒。這晚他像有什麼心事似的，我說過年可以休假回鄉下去團聚了，他却失望地說：

『要回鄉下去的，但恐怕明年不回來染坊了。』

原來染坊今年生意不好，老板透露出來的消息是：明年恐怕連一個管事也用不起了。我想起故鄉有一種「無鷄情」的習俗，有時除夕也正是店伴們悲涼地分手的時候，眼前這小人物的遭遇也難

怪他湧起一陣哀愁的。他胡亂地吃了幾杯乾酒，提起亮油壺搖幌着要下樓去，臨末還說：

「管他媽的，老子明年要在鄉下做莊稼，開年以後我接你到我們鄉下去耍一輪。」

那一年適巧初一是立春，好日子，照鄉下的規矩，前一天要舉行迎春，表示今後一年農情良好。除夕午前，天空是一片沉重的鉛色，點點雪花開始飄下來，迎春的行列在街上浩浩蕩蕩經過了。行列前頭抬着一隻泥塑的耕牛，隨後是一尊泥人，它使我想起幾千年前那些圖騰塑像和神牛，跟着是紅綠旗幟，吹鼓手和一連串舞龍的玩意，不知好多年代了，一個農業國家就憑了這個來安慰那些長年累月流汗的莊稼人。行列過了，染坊那個老太婆就是這樣告訴我的：「又飄雪了，先生，雪兆豐年呀。」也就是這個老太婆，前天她還這樣向我訴苦：「先生，鄉裏頭的保甲又催糧了，打國仗要壯丁又要谷子，你先生說年晚時節那個有谷子好交嘛？」我心裏一陣難過。迎春的鑼鼓聲漸漸地遠去了。

四方八面的炮竹早就響遍了小城，大年初一。一早起來和這裏唯一的一個朋友去靈泉寺看熱鬧，靈泉寺的香火一向旺盛，當我們到達的時候，先我們而到的善男信女像人海一樣擠在那兒跪拜，

，求財，求事，但更多的是在「廣佈麟嬰」那大殿下虔誠地求子。在香火薰得黑黑的殿堂中還看到一些遠年的民間藝術的痕跡，殘破的壁畫和羅漢像，我原想仔細地看看，但濃烈的烟火和洶湧的人潮不容許我停留一會。我幻想着那裏也許有些被湮沒了的古代名家手筆，我有理由這樣幻想的，沒有人能估計我們過去有多少好東西就這樣被永遠埋沒。

在過去那些太平的日子，村鎮的年節是異常多彩的，這些年來，戰爭無例外地爲這些偏僻的小城帶來了災難，新年的色彩就褪減得很單純了。不論南方和北方過年，老百姓都愛在門板上貼一對門神，意思是治邪，這小城的門神和南方大紅大綠水印的不同，它們有些塗厚厚的鉛粉，用工細的雙鉤，而且是印在厚粉紙上的，鉛粉貴，這一來門神的成本就高了，老百姓很多根本就不用門神的。沒有門神神壓，豈不是阻擋不住邪怪了麼？他們使用兩張紅紙貼在門板，上面寫着「但求心中無愧，何須門上有神。」門上既有彩色的門神，小城也並非沒有樸素可喜的民間藝術參雜在年景當中，新年頭幾天，小孩子們穿紅着綠在街頭流連忘返，這時包圍着他們的玩具小販的出品就是很有意思的玩藝。這種落後的玩具種類不多，老是一隻染了顏色的小木馬，插上兩根羽毛的泥雀，紅綠

花紙製造嵌了口笛的風車。和紅瓜子串成的山雞之類，它們不知遺傳了多少年代了，父親在小孩子的時候玩過，現在他們的孩子又玩着這個，一代一代的傳下去，出自民間，也從不走出民間，一隻泥雀，無聲地捏塑出來又無聲地毀壞了，它的命運正如一個鄉下人的命運一樣慘淡，默默地出生，默默地忍受着苦痛，又默默地離開人間。

從大年初一起，家家戶戶的門前都吊着一盞要點亮十五個通夜的簷燈，燈是方形的，周圍貼了紅綠紙，裏邊嵌了一盞小油燈，吊在門口簷下，夜裏在街頭遠望，兩行燈色伸展到街的盡頭，燈影照在地上，寂寞中看看它，也就感到無限樂趣了。但是有幾個過路人，能在這樣寒冷的冬夜欣賞每家簷燈的花彩呢，家家戶戶都關着大門在打牌尋樂，這情景會使一個孤單的客人想得更多，一陣輕微的悲哀便跟着抹過心頭了。

深夜，推窗遠望，雪花又飄下來了，街上的兩行簷燈點綴着這嚴寒的長夜，它們已經點亮七個通夜了。

人日第二天，染坊開門做生意，我走下樓來，長櫃向我拱了一下手，我看見那管事常坐的位子

空着。

「劉管事還沒回來麼？」我問

「未曾」。停了一會，長櫃的跟着說：「他不回來了」。

我問他劉管事爲什麼不回來，他說：「袁大爺說生意疲，谷子又貴，連一個管事也養不起」。

「就這樣走了」？

「不這樣走又朗格？袁大爺多關一個月餉給他，你說嘛，這年頭那個担保用你一輩子」。

三天以後，那個姓劉的管事知道我要走，特地托人從鄉下帶來了一包鹵菜和一封信來，說這些菜是鄉下新年做的，送給我沿途下飯，並再三叮囑，不要忘記了他這樣一個孤獨的人，給他寫信。

第二天早上，大地的積雪開始溶化了，一乘滑竿抬着我離開這個小城，沿着一條崎嶇的棧道往劍門那邊去。

遂州雜記

其一

雖則是在戰亂中過日子，雖則自己是一個敗北的畫家，對於原來所學的東西還是很感興趣，不論在何時何地，念念不忘的是如何弄到一間有點像畫室的房子。在亂亂中區區幾年之間便得跨過好幾個省份，每到了一個陌生的地方，先我逃難而來的人已不知多少，這時居住往往是一大問題，房子這樣不容易找的時候，縱使有辦法另闢地方作畫室，恐怕會被指為奢侈的吧。

但這回却由於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遠離開戰區到川北一個叫做遂州的小城來作客。那些日子是够得上說安定的，而且我還有了自己的一間畫室。所謂畫室，無非是佔一幢房子頂樓的一個房間，窗子多，光綫很好，當然，自己也睡在這裏面的，牆壁上釘着畫，畫上又掛着衣服，雜亂得很。

以前看過別人的畫室，一切都裝飾得那末考究，不論案上的瓶子，瓶子上鮮紅色的美人蕉，窗子上掛着的絨布幔等等，佈置得有條不紊，畫布、油彩、塑像和畫集之類更是應有盡有，從不缺少。現在遷移到這荒涼的大後方來，他們的財產如果在流徙中失落殆盡，不在轟炸中被焚得一乾二淨，也所餘無幾了，這一點剩下的材料，就是唯一被視為至寶的財產了。至於畫室的佈置自然力求其簡單，窗布可以用皮紙來代替，鄉場上買來的土瓦罐並不難看，鄉下人用來縫米袋的麻布也是很便宜的，野花又到處都可以採得到，這樣裝飾起來，雖然有點土頭土腦，但在離亂之秋就很像那麼一回事了，自己住在這裏頭，似乎就有點沾沾自喜。叫人大大地煩惱的事情也是有的，這自然是指那些油彩，因為戰爭，城裏的店家早就沒有這種貨色了，那些跑加爾各答的商人也許知道畫畫的人全是窮光蛋，買不起新貨，從來只帶口紅而不願意帶一支狗牌油彩。還有那些筆，已經像脫了毛的牙刷一樣。既有一間美其名爲畫畫室的房子，一天作息都在這裏面，老實說，畫畫的時間就不多，更談不到到外邊去寫生了。那些日子到郊外去畫畫要隨時應付一些小麻煩，戰爭使老百姓警覺萬分，有時他們不惜加以種種罪名在你身上，大概他們見你在河邊大樹下畫畫，總不外如此說：

——畫黃桷樹。

或者是：

——畫地圖的！

如果是前者還好，說話的人是有見識的，後者就糟了，雖然你畫的明明是黃桷樹。

但要畫風景也是可以的，從窻子望出去有遠山近水，古塔破屋，諸色人等都有。矚目遠眺，靈泉寺在山上被參天古柏環抱着，如果說那就是一幅畫卷也無不可。早上它背着初昇的陽光，在濃厚的蒼綠中披着濛濛的晨霧，變幻無常，黃昏，那裏的色彩竟是如此像深秋的金黃，暮色蒼茫中，歸鴉在古松上盤旋，沉重的寺鐘隱約可聞。還有在暮春雨季，它便被陷在烟霧迷漫中，半截山頭爲濃霧封鎖，遠處傳來幾聲杜鵑的哀啼，倚在窗前，這種意境實在使無限陶醉。

把視線縮短，看到的就是一條靠着小溪通到山上去的小路，幾座破爛的木房子，幾棵龍鍾老態的黃桷樹，要不是山居的人偶然背着「背兜」來往，便會使人想到那是一條荒廢的山路了。就在這裏上去，那些荒山上還有人家，他們的草房子疏落地建造在各個山坳裏，在土地上種了高粱和雜糧

。他們就如此世世代代生活在山上，憑了那一份豐饒的土地活下去。

意外的世界實在廣大，越過了那些饒有古趣的山徑樹石和木屋，在臨近樓下那條凌亂的街上，又充滿了人間的紛擾和囂鬧。因為這裏和驛站離得很近，這一帶的店家便很自然的以運輸行，旅館和茶社居多，每天車馬來往顛繁，出入於茶社旅館之間的人都是那麼忙碌。其中有一種被稱作黃魚的人也夾雜在這裏，我每天在窻前都看到他們那麼匆忙的奔跑着，我想，黃魚這名字不太殘忍麼，我不知道這名字是誰先叫起的，但它確乎又是離亂中的一種特殊產物。做黃魚是十分痛苦的，那是不用說的，記得豐子愷先生畫過一幅戰亂中的旅途見聞，題名叫做「行路難」，一輪貨車的貨物高高超出車身數倍，車頂上坐着幾個人，那大概就是黃魚了。葉淺予先生也曾畫過一幅這一類題材的，畫的是鳥籠吊着黃魚在車旁活受罪，南方叫黃魚做「撻鷓鴣」，鷓鴣，自然是關在籠子裏了，不然不會飛掉的，這一下實在挖苦得不客氣。和黃魚開了一次可以使人哭泣的玩笑。這是畫面上的黃魚，畫家原是經過誇張來諷刺現實的，但是看過我這窻下底黃魚的人，畫家的描寫還是「仁慈」了一點，他們的命運比畫家筆下的悲慘得多了。在戰亂中趕路不當黃魚又有什麼辦法呢，在車頂上讓雨淋

日晒已經算是好了，在這條危險的公路上，更有不少黃魚隨着失事的車翻翻下山去，跌得頭破血流，粉身碎骨。每天入夜以後，在我那間畫室裏便聽到商車响着像老鴨子悽然的噪音一樣的喇叭經過，吃盡苦楚，總算到達一個站頭歇腳了，但是有誰知道，他們下一站的命運將如何呢。

意外的天然風景是迷人的，但意外的人間風景却使人感到可怕，我是避亂而來的，縱使沒有能力畫這些，然而我的心靈上却深深地感受到這些。

其二

到遂洲以後，差不多每天都到隔壁一家叫做清泉樓的茶社去坐一會，那胖子老板，是新近認識的。

有一次，我們來到清泉樓的時候，堂上已經沒有一個空位子了，正回頭要走，胖子老板在櫃枱招呼我們到裏面去。胖子老板的打扮和往常一樣，也和別的紳糧差不多，藍布大褂，草鞋，用長烟桿抽葉子烟，現在他正把一块沱茶放在一個竹篩上，拿起那枝烟桿。

走過堂坐內進，就是胖子老板的家，我們停止在他的客廳，他叫么師把花茶泡到裏面來，就陪我們一起坐下。

客堂上掛着很多字畫。我早就從房東那裏知道這胖子很愛畫書，有時候自己也來兩筆，壁上掛着的大概就是他收集得來的，我問他這樣的東西是否藏得很多。

「沒得多少，都是本地人的多。」他抽一口葉子烟，說：「在鄉里還有一點，都是幾年到城里（他說的是成都）去買的。」

「那幅竹子是××畫的麼？」我說。來到這個小城以後，我已經不只一次看過這個人畫的竹子。

「是的，你認得××？」

「不，我只聽別人提起過。」

「他是這裏頂有名的畫家，本鄉人，最出名是畫竹子，遂州的大戶人家很少沒有他底竹子掛着的。」

「他的竹子是賣的麼？」

「沒說明是賣的，但人家時常送禮物給他求一幅竹子；他也是一個紳士啊，只是谷子不多就是了。」

說到這裏，胖子老板放下他的長烟桿，到客堂一角的雜物櫃子裏拿下一捲紙和一把紙摺扇，他把那捲紙打開：

「又是竹子，這個人一生就只會畫竹子！他送給我很久了，還沒有裱。」

他跟着把扇面打開，上面畫着一幅山水，他似乎不大好意思的說：

「我畫的，我照着這個畫。」他挑出一張殘破的珂羅版圖片來。

原來那是雲林居士的一幅山水，他是臨它的，雖則畫得不好，然而並不俗氣，一個茶館老板，現在我無論如何也不能在他身上找尋到一點市僧氣味。

「我常常寫字，但總寫不出什麼名堂來。」他說：「你看過船山，張船山的字麼？」

「我讀過他的詩，字還沒有看過。」

「好得很，出了本地還是很著名的，在鄉裏我有他的一副對聯。」

來到遂州第二天，便知道本地有那麼一個才子，那是當我們去東門逛公園時知道的，公園就是紀念他的，叫做船山公園。現在這個地方的一些書香之家的子弟們對這位前輩詩人很敬佩，他們也因為他是本地人而感得光榮，胖子老板竟也滔滔不絕的談起他來，好像極力表示他底風雅似的。

「就在那棵黃桷樹的院子裏」，胖子老板指着對門一行屋宇後面的一棵黃桷樹說：「船山還有自己的族人在那裏：當年他就住過那兒；可是一代不如一代，現在那破落的樣子恐怕船山也想不到呢。」

胖子老板愈談愈起勁，他說自己四十二歲學畫畫太遲了，何況又是半路出家。

「一共畫了幾年？」我問。

「才兩年，沒拜過師傅，畫不出什麼道理來。我時常想把茶館頂給別人，回到鄉下那間破屋子隱居，我以後這半輩子就幹這個，清茶淡飯，畫畫畫，寫幾個大字，與世無爭……」

「那你爲什麼不這樣做？」

「談何容易，說起來我也是個紳糧，可是土不多，一家大小，谷子連吃也不够，我這間清泉樓說生意不大吧，也可以養活幾個人的，丟不了，這樣就畫不成。」

「一間茶社的事情也並不多呀」。

「你不知道，小事情多，爲了減少一個人的伙食，少請一個管事，就把自己忙壞了，你想想，你能搞這玩意？」停了一會，他跟着說：

「我總想有這麼一天，不管他茶葉子煤炭漲什麼價，那些事情多惱人！一天到晚就弄弄這個才好要。」

再談一會，我們就告辭了，我叫么帥來算賬，然而胖子老板拒絕收錢，他說：

「到裏頭來是我的客人，不能收錢，在外邊堂上則又另當別論了，哈哈……」

其三

朋友丁君是和我一起到遂州來的，他是一個頂有勇氣的畫家，當他畫厭了涪江秋色一類的畫的

時候，便想用他唯一的本領來搞點錢。

有一天，他忽然對我說：

「老畫這些，一點用處也沒有」。

「這些什麼」？

「風景之類的」。

「爲什麼，風景不是很好麼？」

「我的意思是說，這些不能賣錢」。

「你又想出了一條生財之道了麼？」

經我這麼一說，他顯然是有點不大好意思了，但後來到底說了：

「我想畫點人像，或者可以換幾個錢」。

「是公開掛牌麼」？

他笑了一下，沒有回答。

事情進行得很快，一個星期以後，地方上僅有的一個小型報廣告欄和城裏兩家裱畫店的牆壁上，發現了介紹名畫家×××的廣告。

廣告上的「緣起」是出自當地一個才子的手筆，四六句，一開始自然說他是嶺南畫家，窮丹青之妙，直追吳李之類，後來照例是客居是地，求墨寶的人太多，不能不畧示限制，於是代訂潤例。

後面是十五個當地有體面的紳士名流介紹人的名字。

再後是潤例，以八開大小為標準，半身三百元，全身五百元。

最後是附註二則：一、照片不畫，二、請先向經理人接洽。「照片不畫」他曾考慮了很久，他想自己是一個畫家，畫家有畫家的身份，於是添了這一條上去。至於請一個朋友來做經理，那原因是自己不好意思和別人談起錢的問題，而主要的用意還是防止揩油。

廣告登出之日，也就是他正式開張賣像之時。

開始幾天，生意似乎很好，不過那些都是熟朋友拉來捧場的，因為他恐怕一開張就門堪羅雀，特地關照朋友們到時來撐一下場面，這些人當然不必事先向經理人接頭，他也無論如何不好意思開

口要錢，而客人方面又從不提起這個，所以，生意是好的，但實際上還沒有收過錢，紙張和顏色倒是貼了。

過不了幾天，他的經理人的職務就無形中取消。

以後的事情常使他非常憤怒。

有些廣告上的介紹人，倒利用他做起人情來了。他們常帶自己的朋友來畫像，開頭自然是：

「這位是大畫家×先生，這位是×經理，×兄，現在有空嗎？」

「得大畫家手筆畫一張相，難得難得」。那些經理們照例這樣說。

於是動工畫了。畫了一半，那位朋友輕輕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說：

「幫忙幫忙，我失陪了」。

於是借故溜走。畫家肚裏明白，潤筆大勢已去，而那位陌生的客人却「裝蒜」到把筆拿走為止。

不知多少次了，他的潤筆在這種情形之下落了空。

以後還有更多事情使他大大地煩惱。

有一天，一個誠心的顧客上門來了，他說：

「我想請你畫一張半身像」。

「好的，我們馬上開始，你就坐在這裏」。

「不，不是我，是我的父親。」

「那麼，令尊什麼時候可以來呢，或者我到府上也可以」。

「不，他已經死了，只留下了一張照片。我的父親是酒後暴死的，沒有留下一張比這更好的照片，不過你還可以參攷我的面孔，我很像他」。

畫家忽然想起了自己的身份，於是說：

「我是不畫照片的」。

「這沒有關係，你是可以畫的，我想有大畫家手筆掛在家裏，總比在鏡畫店畫的擦炭相好，照我看來，畫照片不比畫人更方便嗎？」

畫家很氣，他想用一些道理來說服眼前這個冒失的顧客，然而回頭一想，那是很困難的。他只好拒絕了他：

「對不起，我無論如何不能畫這個」。

因為他太重視自己的身份了，好多生意都是這樣送上門來又放走它的。

這清淡的生意並沒有維持多久，當這個小城開始寒冷的時候，T君來不及看看涪江的冬景，便收拾了殘破的畫具，投向另外一個大城謀生去了。

三十二年，深秋，遼寧。

人間書屋

依利近街四十六號



老運印刷工業合作社
地址 依利近街三十二號